

咁仔店電子學報

第七期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出版

論文目次

編輯報告.....P. 2

1、論日治大正時期小說的「女性書寫」以〈秋菊的半生〉為例.....P. 3

張秀嬌

2、日治時期《裨海紀遊》的研究.....P. 21

賴靜宣

3、苦難世界的歹命族.....P. 39

——論莘歌小說《婚約》的主題意識

陳瑩芳

4、荒誕、詭譎與追尋.....P. 59

——以成英姝《人間異色之胡亂推理事件簿》為例

蕭竹君

編輯報告

《咁仔店電子學報》第七期出刊了，在這裡要感謝審稿老師們在百忙之中撥冗審閱稿件，以及在第八屆所內發表會向每位投稿人提供寶貴意見的同學和師長，是他們讓這些論文更成熟，讓這些投稿者更成長。

另外，必須說明的是，本期的投稿，尚有部分稿件還未審閱完畢，因此未能趕上本期的出刊，這些稿件未來如通過審查者，將刊登於下一期的學報。如果造成投稿人的困擾和不便，編輯在此致上萬分的歉意。

論日治時期小說的「女性書寫」—— 以〈秋菊的半生〉為例

張秀嬌ⁱ

摘要

本論文文本，以昭和三年(1928)年 7 月 15 日，原載於《台灣民報》第 217 號(十)的創作文本——〈秋菊的半生〉為主，來論述日治時期小說的「女性書寫」，從殖民意識、人物面相、女性主題、女性的失落與追尋、女性勇敢的姿影等議題，展開與作者楊雲萍（1906—2000）小說中的女性之對話。

作者楊雲萍在《台灣民報》，此文標題「創作〈秋菊的半生〉」的左側加上了——「僅將此篇呈載二年前，愛護人人什誌的同志諸兄！」諸字，楊雲萍身為《人人》雜誌創辦者之一，《人人》雜誌身為台灣第一本中文白話文學雜誌，雖僅發行兩期——1925 年 3 月創刊號，與 1925 年 4 月號，仍不減其為台灣新文學運動興起的首部刊物之地位，推想楊雲萍此文〈秋菊的半生〉之旨應與《人人》雜誌般，深蘊「入世大眾化」的思想。

關鍵詞：臺灣日治小說、《人人》雜誌、女性書寫、楊雲萍

ⁱ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史學組。

一、前言

日治時代的台灣女性既要符合移民、殖民社會傳統習俗要求，又得受中國漢儒文化三從四德固化的教條約束，順從的委身於父權社會的小附庸，當家庭遭逢變故或陷入經濟困境時，女性往往淪為可交易的商品，被販賣為養女、媳婦仔，婚姻亦著眼於兩家父執輩的利益交換，這樣的悲苦與弱勢猶如油麻菜籽，無法選擇落土地，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一如〈秋菊的半生〉文中的「秋菊」。

〈黃昏的蔗園〉與〈秋菊的半生〉是楊雲萍比較具有社會寫實意涵的作品，在編者張恆豪的評述之中，將這兩篇與〈光臨〉合而觀之，歸納道：「楊雲萍向來以詩的知性與感性手法來觀照日據下的警察、製糖會社、婦女三大問題……」對於輾轉於生死邊緣的勞動者及弱女子的悲慘命運，懷抱著不可言喻的悲憫，並以詩的藝術手法，賦予它深刻動人的題旨。〈秋菊的半生〉敘說貧家賣女、女孩進入富家遭姦污、毆打的慘狀。篇首篇尾以象徵式的筆法寫「牛頭青鬼」將女子肉體炸來吃，小說中段的女子受虐終至跳河自盡，其在表現手法與結構上求新的企圖值得讚賞，不過這種形式上的創新〔相對當時而言〕顯然也無法遮去小說基本功的衰弱，但在本文中，將屏除小說形式的探討，專注於日治時期，社會議題的論述與關懷。

二、「秋菊的半生」蘊含的意象

（一）、「秋菊」是單一的個體更是集合名詞

思想的核心是理智，感性給現實做精美的加工，楊雲萍（1906—2000）因而塑造出了「秋菊」這樣一位女子的意象，¹「秋菊」可能是單一的個體——在日治

¹ 陳滿銘，〈辭章意象論〉，《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類》50卷第1期（2005.1），頁17-39。文學上的「意象」，含「物」與「事」兩種；而通常，則只多著眼於個別之「物」，如竹意象、月意象等；卻很少涉及「事」，如離別意象、隱逸意象等。

百度百科，（來源：<http://baike.baidu.com/view/711.htm>，2011.6.9.瀏覽）所謂意象，就是客觀物象經過創作主體獨特的情感活動而創造出來的一種藝術形象。簡單說，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來寄託主觀情思的客觀物象……就是主觀的「意」和客觀的「象」的結合。

殖民父權巨大陰影下苟活喘殘的一位女性；「秋菊」更可能是集合名詞——所有日治殖民父權巨大陰影下苟活喘殘的所有不幸女性。

對照於魯迅的《狂人日記》當更清楚凸顯「秋菊」蘊含的意象。

最初魯迅發表於 1918 年 5 月《新青年》雜誌，為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篇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白話小說的《狂人日記》，來對照 1928 年楊雲萍（1906—2000）創作短篇小說《秋菊的半生》，雖然兩篇作品的創作年代相隔 10 年，但是它們不約而同描繪出一幅地獄中，血淋淋的吃人，或將人「炸著吃」的素描。

《秋菊的半生》專門以當時社會結構中處於弱勢族群的女性為「炸著吃」對象，推想「秋菊」蘊含的意象可能是為：「這全被當作『炸著吃』對象的女性弱勢族群的代表」。

《狂人日記》的主角——「狂人」猛地發現：他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被蒙騙了；「仁義道德」的中國封建史，滿本都寫着「吃人」兩個字。原來「吃人」的事不光是歷史典故，而且是活生生的現實景象，生活中到處充斥着「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原來吃人者甚至還有其方法論的系統——以「從來如此」作為「吃人有理」的合法依據，狂人發現吃人者中間竟然站着自己的大哥，狂人更發現自己居然也走進了吃人者的行列之中！由此可見，在歷史的毒化下，誰都難以擺脫「吃人」與「被吃」的厄運。²

中國歷史如此記載「誰都難以擺脫「吃人」與「被吃」的厄運」，在《狂人日記》面世十年後的台灣，也有著同樣的論點，這就是楊雲萍的〈秋菊的半生〉，探源楊雲萍創作歷程，因他透過同是《人人》雜誌的編者江夢筆而讀到不少大陸的新文學雜誌，這些新文學雜誌，影響之鉅想必是在他的篇章中顯露無遺。魯迅、楊雲萍通過一個集合名詞「牛頭青鬼」³、「狂人」的自由聯想和意識流動，藉由

² 李觀鼎，〈救救自己——紀念《狂人日記》發表九十周年，2008/04/17〉，（來源：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08-04/16/content_159510.htm，2011.05.19 瀏覽）。

³ 「牛頭青鬼」可包含中國的牛頭與日本的青鬼，鬼一詞在現代日本通常是指一種像野人、獸人一般非常強悍兇猛的妖怪，和中文的「鬼」有很大的不同。中文的「鬼」在意義上是傾向「鬼魂」之意，而日本則常稱鬼魂為「幽靈」。日本的鬼在形象上常讓人連想到在中國《西遊記》中登場的金角、銀角或牛魔王。其特徵是披頭散髮且長有尖角，有着駭人獠牙的血盆大口，銅

解剖靈魂達到鞭笞社會的功用，過程中有著對人性的批判，濃縮着歷史內蘊和深刻反思的意象的「吃人」情節之描寫，似乎也真有力地強化了這種人性批判，對於這種批判，李倩認為兩者的吃人意像同樣滲透著契訶夫式的陰冷，卻將絞刑架上的幽默轉變為淡淡的、冷靜的敘述。⁴

（二）、「秋菊的半生」具寓言式的象徵手法

〈秋菊的半生〉在於敘述被賣到議員人家的女婢——秋菊的命運。在《楊雲萍集》〈秋菊的半生〉一文文末，寫著「本篇作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三日東京，原載《臺灣民報》二一七號，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五日出版」。⁵

〈秋菊的半生〉屬於楊雲萍的短篇小說，若不以嚴格的小說定義予以要求的話，這篇作品其實也可當作散文來閱讀。楊雲萍的短篇小說，文字乾淨俐落，句子扼要簡潔，篇幅普遍精短，說不以小說定義予以要求，是因他的作品並不講求完整的結構，最常以靈光一現的方式，顯露現實生活中的一個切片或斷面。

朱宥勳在「最初的詠嘆調——筆記《楊雲萍》集」認為：「楊雲萍的小說價值均不高，在題材上深度與廣度均嚴重缺乏，表現手法、人物營造、敘事觀念、結構幾乎也沒有一項及格」。但是他認為：在當時「關於白話文學的」資訊極度缺乏的情形之下，能夠嘗試以陌生的文體來寫作，楊雲萍的用心已然可嘉，只是現在，他以為楊雲萍的歷史紀念價值要遠大於實際的藝術價值了⁶。

鈴眼，肌膚常為紅色或青色，上身赤裸，下圍虎皮，身軀高大強壯，爪牙銳利，以一把巨大的狼牙棒為武器。中國的牛頭通常連結馬面為「牛頭馬面」。原出典於佛教，是在地獄中負責折磨虐待亡者們的獄卒。牛頭即牛頭人身的鬼，是獄卒鬼的隊長之一，……馬頭即馬頭人身的鬼，雖然總被刻畫為獄卒，但同時又是百鬼夜行中的一員。參見：

http://big5.china.cn/international/txt/2006-10/16/content_18799224.htm

瀏覽日期：2011.08.13。

⁴ 李倩，〈《秋菊的半生》與《狂人日記》的同聲相應〉，《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5 第33卷第3期，頁54。

⁵ 「秋菊的半生」，原載於《台灣民報》第217號（十），1928年7月15日，網址：台灣民報線上資料庫，<http://59.125.121.246/TM>，瀏覽日期：2012.07.03。

輯於張恆豪（編），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印行。初版五刷，頁53-59。

⁶ 朱宥勳，〈楊雲萍〈罪與罪〉〉（來源：

<http://www.mypaper.pchome.com.tw/chuck002/post/1276154672>，2011.5.10 瀏覽）

寓言⁷是文學作品的一種體裁，以比喻性的故事寄寓意味深長的道理。寓言故事的特點是形像生動，人物活靈活現，來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多用借喻手法，使富有教訓意義的主題或深刻的道理在簡單的故事中體現。

翻開〈秋菊的半生〉一文，首映入眼簾的是：「油鍋在熱煌煌地沸騰著……」有著獠牙、流著唾液、露出獠笑的牛頭青鬼，正大快朵頤的享受著一鋼鐵盤被炸得油膩膩的肥馥女子的肉體。啖完一鋼鐵盤，猶將目光投向囚著十數人的白裸裸的女子的鐵籠。」

文末：「口邊留有吃完女子肉體的油的牛頭青鬼，不費吹毫之力地從鐵籠裡捉出一個肥馥的女子，猛然地擲下油鍋，-----刺的一聲，油鍋起了一陣的油煙。收尾呼應起首的句子：「油鍋在熱煌煌地沸騰著……」。

這樣的以「牛頭青鬼」猙獰形象為起頭收尾，楊雲萍以象徵式的筆法寫「牛頭青鬼」將女子肉體炸來吃，的確夠創新聳動震撼的了！

（三）、「秋菊的半生」控訴父權的社會

林春蘭認為：「日語媒介的開啟，是接受新式日制教育的新世代知識份子通往世界思潮並與之同步呼吸的窗口。」⁸林春蘭以「世界之子」一詞，來統括「新世代知識份子」，楊雲萍他在自小由其祖父教導漢文，三、四歲即能背千家詩的家學淵源，更因為留學日本，而同時與當時的世界文學接軌，西方新思潮撞擊傳統舊文化，融合出楊雲萍的一家之風：文學技巧裡蘊含著個人情感，與對社會世態的譏嘆。

⁷ 寓言是象徵式的語言藝術，一可寄寓抽象事理，二可明哲保身，三則是風趣引人沉浸其中，因此寓言在戰國時代蓬勃發展，在《孟子》、《列子》、《莊子》、《韓非子》或《呂氏春秋》中都被廣泛採用，甚至有人說，「一部戰國寓言史便相當於大半部的戰國思想史」，張清榮在《兒童文學創作論》（富春出版有限公司 1997 年台北一版四刷）中曾提出：「『寓言』是出自於想像，取材於動、植物，採用『重點後置』的結構，寓藏道德意旨，以故事吸引讀者一讀，使讀者獲得啟發，兼具童話、小說、格言三種質素的文體。」

⁸ 林春蘭，《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出版，2001 年12月，頁10

〈秋菊的半生〉一文中，秋菊被郭議員玷辱又被郭太太凌遲辱罵：「你這婊子！你，你這賤人，土娼！死，死狗母還要，還要……。」⁹當郭太太感覺無限的侮辱，感覺無限的憤恨時，她不禁痛哭起來。但她仍舊發狂般的，向白裸裸地被捆住在板上的秋菊只是笞打。

在秋菊被以「不人道」的毒打後，推想可能楊雲萍安排了秋菊的後事，如下：

溪水滔滔地流盪著。

眉月靜悄悄地照著下界。

秋菊想到她的母親，她的父親，她的小弟弟，她的幼時放牛的光景。

她想到、想到、想到不能極的時候，突然，感著沒有一物值得想到的！

她沒有悲哀了，也沒有苦楚了，也沒有戀慕了！

她覺著滔滔的流水的可愛，————映著月光的滔滔的流水呀！

她覺著滔滔的溪水，漸漸地向著她全身澎湃而來……。

依舊地，靜悄悄地，眉月照著下界。¹⁰

關於上述這段文字，個人推測以為這是楊雲萍蘊含著個人情感，與對世態的調嘆。

基本上〈秋菊〉——這個名詞所蘊含的意象，可能可以是個別的個體，是一位遭富家姦污、毆打的貧家女；也可能可以視為整個被殖民下的台灣，廣多的遭遇不幸婦女的代名詞，經歷了被玷汙被赤裸裸毒打後能如何？如何控訴這不公不義的社會？無能的！徒然的！

所以楊雲萍包裹了他個人對「秋菊」無限的同情，將這同情化為詩般的文字，讓「秋菊」即使是可能是投水自盡，也有著「可愛的滔滔的流水」「映著月光的

⁹「秋菊的半生」，原載於《台灣民報》第 217 號（十），1928 年 7 月 15 日，網址：台灣民報線上資料庫，<http://59.125.121.246/TM>，瀏覽日期：2012.07.03。

¹⁰同註 9「秋菊的半生」，原載於《台灣民報》第 217 號（十），1928 年 7 月 15 日，網址：台灣民報線上資料庫，<http://59.125.121.246/TM>，瀏覽日期：2012.07.03。

滔滔的流水」¹¹來陪她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程，「眉月照著下界」「眉月靜悄悄地照著下界」，眉月靜悄無言，無言也是一種對世態的調嘆啊！在父權殖民雙重時空箝制下的悲苦女性，無言就是一種對世態的調嘆啊！無言就是對殖民父權社會的控訴啊！

曾反思這段文字能不能充分的說明秋菊是投河自盡？愚以為若配合「小說標題」與「前後文」參照，秋菊投河自盡的意象當更明確，「小說標題」——〈秋菊的半生〉，「半生」不是「人生未得全終」的意像嗎？至於參照「前後文」當更能顯現秋菊投河自盡的意象——

獐牙的牛頭青鬼，揩著口邊的油，輕輕地從鐵籠裡捉出一個肥馥的女子，
猛然地擲下油鍋，——刺的一聲，油鍋起了一陣的油煙。¹²

「下油鍋」「上刀山」可都是台灣民間對人死後，墜入十八層地獄的遭遇之描述，在「殖民政權」、「父權」雙重箝制下，死後若並非解脫，真個是「生不如死」「死不如生」啊！這應該是秋菊以「生死」來做最的嚴厲的「控訴」啊！在大正時期，自殺的風氣盛行，此文完成於1928年，正是大正十年前後，推測楊雲萍應會受到這股潮流的影響，誠如《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所言：「大正時代，以「償還債務」「貧窮家庭的犧牲」等理由，許多年輕女性「賣身」到遊廓。……陷入自暴自棄是很普遍的，認真地思考自己身體的末路，最後尋找一個合適的夥伴一起殉情。」¹³

¹¹ 在〈秋菊的半生〉題目下有一行副標題——謹將這篇呈載一年前愛護<人人>雜誌的同志諸兄，《人人》雜誌只維持了兩期，便因江夢筆投河自盡而停辦，然而究竟是『台灣之首』——台灣第一本白話文學雜誌因此在史學上，留下永恆紀錄。關於「滔滔的流水」一詞若與《人人》雜誌有所連結，當屬：與他合辦雜誌的「江夢筆這位多愁善感的才子，返台後投淡水河自殺身亡。」——見於葉石濤的〈楊雲萍與《人人》雜誌〉，原在於《走向台灣文學》，1990年3月，自立晚報出版，後收錄於張恒豪主編，〈秋菊的半生〉，《蔡秋桐張我軍楊雲萍合集》，頁69。

¹² 「秋菊的半生」，原載於《台灣民報》第217號（十），1928年7月15日，網址：台灣民報線上資料庫，<http://59.125.121.246/TM>，瀏覽日期：2012.07.03。

¹³ 竹村民郎，〈第五章大正文化的成立〉，《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台北：玉山社，2010年12月），頁39—40。

由上述「小說標題」與「前後文」來看，秋菊「投河自盡」推測之論述應屬明確。

三、述寫「秋菊的半生」小說中人物的「面相」

〈秋菊的半生〉創作於楊雲萍二三十歲的時期，顯然青年時代的楊雲萍並不是一位濫情主義者，〈黃昏的蔗園〉的主角是蔗農之妻，小說情節鋪陳製糖會社的壓榨，最後甚至奪走了她的丈夫。通篇以對話做為情節推進的主力，在時間敘述並使用了鏡框式「現在——過去——現在」的結構，情節略嫌單薄、人物刻畫過於軟弱。

至於〈秋菊的半生〉一文，時間線的發展則是「未來——現在——過去——未來」，因著楊雲萍的創作的主力是放在詩上面的，所以創作上的個性特徵偏向詩人型態，擅長瞬間細緻心理的表現，也因此易於形成斷片式的文字、而比較不容易展開長篇幅的描寫與系列事件的敘述，而〈秋菊的半生〉因屬楊雲萍（1906—2000）小說中篇幅頗長的，所以個人以為在主角「秋菊」的素描上，斷片式的文字敘述並不妨礙心理瞬間的細緻刻畫，尤以側寫的筆法更襯托出主角的骨肉神韻。

在〈秋菊的半生〉該篇小說中共同敷衍這段悽絕幽怨的故事的腳色，除了「秋菊」，又有那些人物？具備了多少的面相呢？

（一）、牛頭青鬼，象徵寓言

高知遠認為「每一個詩人的獨特性與其文藝觀總存在著一種臍帶關係，這臍帶關係至少代表了兩個環節：也就是詩人所關注的課題，與詩人表現這課題的方式」楊雲萍所關注的課題不外乎是日治殖民社會常見的問題，如「警察、製糖會社和婦女」等方面，而在表現課題的方式則以採用寓言的形式，最能呈現出強烈批判反抗殖民統治的心情，強調自覺於現實處境對整個民族的重要性，因此常以

寓言、擬人化、夢境化等非實際性的題材，藉著非現實題材的運用，來表達高度現實性的故事，這些小說是利用非現實來批判現實。¹⁴

藉著「以寓言、擬人化、夢境化等非實際性的題材」來批判現實的處理方式，正是〈秋菊的半生〉所採用的，在起首與結尾皆出現好啖油炸肥馥女體的「牛頭青鬼」滿足的癡笑，拏起鋼叉，剝著炸的油膩膩的肥婦女子的肉體送進口中，並不時的眼巴巴地向著囚著十數人的白裸裸的女子的鐵籠注視，意猶未盡。¹⁵

個人愚以為關鐵籠內等著被油炸的肥馥白裸的女性，是否是隱喻著任意承受殖民政權壓迫的台灣女性呢？非現實的「牛頭青鬼」是否是用來批判封建、僵固的台灣社會呢？封建僵固的社會是否一如禮教？一如會吃人的禮教？

(二)、秋菊家人，卑微低下

在《台灣民報》第 217 號（十），1928 年 7 月 15 日所刊載〈秋菊的半生〉一文，秋菊家人的出現是在第三節的部分，秋菊的家人共有父親母親弟弟及黃牛。

當媒婆將秋菊的賣身錢「百八十元」¹⁶拿給秋菊父親時，秋菊的父親「默默地檢收鈔票」。「默默地」動作，說明了在文中，他是屬於小人物，沒有清楚的面目五官，沒有脾氣個性，在舞台上出場一晃，連身形都來不及看清楚，就已下台了，這是日治時期多數台灣人的剪影，而這「檢收鈔票」正可看出貧窮的悲哀，孩子總是心頭的肉，但若日子過不下去了，¹⁷誰願意割掉這塊心頭肉？賣女兒的一筆錢，可就要數清楚收好了，對照於〈從一九三〇年代之貧困描寫閱讀複數的現代性〉一文，可知當時「農家貧窮到無以立錐之地，在閃耀著「酒吧、咖啡廳

¹⁴ 高知遠，〈論楊雲萍文藝觀在其詩作上之實踐〉《文學前瞻》第 5 期(2004.7)，頁 97。

¹⁵ 張恆豪主編，〈秋菊的半生〉，《蔡秋桐張我軍楊雲萍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 年 2 月），頁 15。張恆豪認為〈秋菊的半生〉，夢境與現實的交融，有如電影映象的疊映流動，運用現代小說中意識流的節奏。予以人物心靈世界的透視，在小說技巧上有其實驗性和先驅性。

¹⁶ 〈表 3 人歷年本省人工人每日工資台北市〉《台灣省五十一年統計提要》，頁 845，〈秋菊的半生〉出版於 1928 年，當時本省人的依職業不同，工資如後：鞋工 1.5 木屐工 0.7 金銀工 0.8 染工 1.0 木工泥 1.8 水工 2.0，由統計中可知，需用體力與技術的工作，工資會略高，秋菊的賣身錢「百八十元」，在當時相當於一位染工一百八十天，約半年的工作收入。

¹⁷ 前文提及本篇作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三日東京，原載《臺灣民報》二一七號，而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台灣新民報》頁十二，一篇以「破產的台灣農村」為題的報導說：「農民大眾如今已陷入瀕死狀態並非言過其實。」

和餐廳等霓虹燈」的太平町裡巷，像阿足一樣從「南部鄉下」來的女性散居在生活最底層」¹⁸這「阿足」與「秋菊」不都是「可憐女性」的代名詞嗎？

對照於父親的默默，對於秋菊的離家，母親就顯露出更多的感情，忍不住和秋菊「唏噓地啜泣」，相處了十四年的女兒，一朝要割捨掉，情緒必然相當澎湃激烈，但是她只能選擇「唏噓地啜泣」，可見殖民下處處壓抑的情感，再者，即使嚎啕大哭又於事何補？徒增感傷，殖民下的小人物是無法掌握改變自己命運的啊！在《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3 年（1924）時提及無論閩與粵之人，結婚之後「女原為男之附屬」正顯示傳統大男人觀念。¹⁹

情勢完全無法控制時，終究要離別，當「秋菊和媒婆的影兒已不見了」時，望穿秋水，猶不忍進屋，只是抱著弟弟，「呆呆地站在門邊揩淚。」無法保護自己女兒的心情，只能呆呆揩淚吧？弟弟還在被大人懷抱著的時候，應該年幼，因為年幼，因為傳統重男的觀念，得以留家中，至於家裡的黃牛，是否也感染了悲傷的氣息？以致於「嗶嗶」叫著。

(三)、議員太太，宿命憤怒

郭太太在第二章節時才出現，第一次出現時的面相就呈現出「女人何苦為難女人」的畫面。

痛—不是痛，癢—不是癢。秋菊只覺著自己的皮膚一陣陣地熱烘起來。

她分不出這是在夢中，還是在醒著。但她對於郭太太的「婊子，土娼，日出到天中了，還在死睡著！」的怒罵聲，漸漸的聽的分明了。

¹⁸ 星名宏修著，〈從一九三〇年代之貧困描寫閱讀複數的現代性〉，《台灣文學的東亞思考，台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 年 7 月），頁 296—297。

¹⁹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6/1-8〈無腔笛〉「本島之閩籍粵籍。同是中華民族。前後移住者。然經三百年間。各自為部落。不通慶弔。不結婚姻。撥厥原因。在乎言語不同。風俗互異。改隸以還。帝國政府。廣設學校。閩粵兩籍之人。俱習文明學術。又交通便利。疆界撤廢。酬應往來。感情融洽。遂有結婚者。然為數寥。閩籍之女。嫁與粵籍之男者。多懼隨之入客庄。議婚之際。即立婚約。限制男之自由。夫女原為男之附屬。又男子志在四方。自由被制。是將使不得行其志也。不可為訓。」反應閩客關係，「女原為男之附屬」顯示傳統大男人觀念。

活脫脫一付潑婦罵街的模樣，笞竹直直摔落到秋菊的皮膚上，笞竹烘熱了秋菊的皮膚，也許是因著工作過累的緣故，而延遲起床上工的秋菊就被披著「婊子，土娼！死睡！」如此難聽的外衣，更何況雖然郭太太說著「日出到天中了」但也不是就一定日上三竿，對於這樣一位似潑婦般的言行，誇大也不是不可能的。

「娘，娘，呵，娘呵！饒命，饒饒命！」

她突然的本能的這樣呼喊起來，雖然，她習慣的懂得她的淚珠和求饒的呼喊，是無法阻止笞竹的打下來的效果。但是，這樣地呼喊和流淚，或可使她忘却幾分的苦楚悲痛。

在這一段落，楊雲萍藉著秋菊淚珠和求饒的呼喊，但是仍無法阻止郭太太的笞竹打下，更是進一步刻劃她刻薄的個性。

接著以她正料理自己五寸金蓮的場面呈現，「五寸金蓮」應該是暗示郭太太就是一位傳統宿命的女人，當她先生（郭議員）知道秋菊年方十七而垂涎其肥馥的處女肉體時

他感覺著自己的太太的皮膚色彩太蒼白了，肉體太沒有彈力性了。

郭太太「年老色衰愛弛」的感傷瀰漫。

當她發現了自己丈夫與秋菊的姦情時，只得以發狂般的笞打，來為自己的侮辱憤恨的情緒找個出口。

「你這婊子！你，你這賤人，土娼！死，死狗母還要，還要……。」

郭太太痛哭起來。她感著無限的侮辱，感著無限的憤恨。

狂般的，向白裸裸地被捆住在板上的秋菊只是笞打。

答打到沒氣力時，只是痛哭，——像自己被答打般的²⁰

或許她也不想如此對待另一個被自己丈夫玷污的不幸女子？或許她驚恐這位正值青春年華的女子將奪去自己的所愛（丈夫）？對傳統宿命的女人而言，丈夫就是天，丈夫就是地，丈夫就是全部！

「白裸裸」「摑住」「答打」這些動作說明她的憤怒。

「答打到沒氣力」只是「痛哭」「像自己被答打般的」又全然是宿命傳統的無奈了，或許她心深處也不想「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四）、議員老爺，好色邪惡

在〈秋菊〉文中，郭議員出現於第四、五章節，刻劃出好色邪惡的嘴臉，先已盤算秋菊早已是「爛熟的處女的肉體、肥馥的處女的肉體！」，「處女」一詞更見郭議員的邪惡，因他早就計畫著要奪取秋菊的童真。

趁著郭太太乘著「人力車」去城隍廟的那一天，郭議員以頭痛的理由留在家裡。

秋菊端上一杯茶，入到郭議員的房裏時，郭議員忽把房門門住。秋菊不知所措的驚惶起來，恐怖起來。

但於瞬後，她的全身，感覺著四十多歲的男人的粗暴的雙腕，向壞雞蛋般的口臭。

「爺、爺、爺……。」

她一面掙脫著，一面要喊出來。可是她的唇已被塞住了。

「你喊！好，我就結果你的性命！」²¹

²⁰ 「秋菊的半生」，原載於《台灣民報》第 217 號（十），1928 年 7 月 15 日，網址：台灣民報線上資料庫，<http://59.125.121.246/TM>，瀏覽日期：2012.07.03。

²¹ 「秋菊的半生」，原載於《台灣民報》第 217 號（十），1928 年 7 月 15 日，網址：台灣民報線上資料庫，<http://59.125.121.246/TM>，瀏覽日期：2012.07.03。

這要秋菊倒一杯茶端進他房間時，趁機玷汙了她，且以生命相脅迫她順從，遂了自己的色慾，糟蹋了女子的清白，好色邪惡的嘴臉，嶄露無遺。

在被郭議員奪走貞操後，楊雲萍是如此敘述著秋菊的反應的

溪水滔滔地流盪著。

眉月靜悄悄地照著下界。

秋菊想到她的母親，她的父親，她的小弟弟，她的幼時放牛的光景。

她想到、想到、想到不能極的時候，突然，感著沒有一物值得想到的！

沒有值得想到的，應是暗指對人生無所留戀，會對人生無所留戀，沒能保住貞操可能應是原因之一。²²

四、由「秋菊的半生」看日治時期的「女性書寫」

在台灣日治殖民時代的小說中，以女性命運、生存處境、精神世界為主題的小說佔很大的篇幅，婦女問題一直受到新文學作家的關注，張文環作品中對女性主題的處理與經營，尤其用心。²³

要探索日治時期台灣小說中的女性書寫，先要了解日治時期，文本中的台灣女性的角色究竟如何分類？丁鳳珍的學位論文《台灣日據時期短篇小說中的女性角色》²⁴，分析討論了日治時期文本中的台灣女性，其中將當時短篇小說中的女性區分為資產階級，勞動階級，「秋菊的半生」文本中所探討的女性皆屬於貧苦的勞動階級。

²² 《臺灣民報》，67 號 22 頁，大正十四年 8-26，連溫卿，〈婦人的地位和社會的關係〉，「臺北近郊的○○○公學校、大正八年度卒業者之中有女子十八人、到了今日沒有一人在結婚前能保守著自己的貞操」。秋菊的觀念與《臺灣民報》所述，真有天壤之別。

²³ 吳麗櫻，〈張文環小說中女性題材之研究〉（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頁 6。

²⁴ 丁鳳珍，《台灣日據時期短篇小說中的女性角色》，成大中文所碩士論文，1996 年 7 月。

這些貧苦的勞動階級女性面臨著怎樣的狀況呢？許俊雅教授〈日據時期台灣小說中的婦女問題〉²⁵一文討論了日治時期小說中，夾縫於父權社會與殖民體制，雙重剝削下的弱勢狀況。她認為當時男性所書寫的婦女議題常置於社會改革的訴求中，小說中女性若欲掙脫父權社會與殖民體制的牢籠，多半下場悲慘，這嚴重的影響了女性讀者突破枷鎖的決心。

日治時期小說的女性書寫，我們不難發現她們的社會地位卑微，在「秋菊的半生」中如何「書寫女性」呢？

在家庭或社會上遭受人權蹂躪與性侵害的女性，披露了在殖民結構最底層呻吟的卑微階級女性的普遍樣貌；只有眼淚和歎息，能陪伴她們勉強度過暗淡憂鬱的時光，藉由自殺或精神異常，摸索著她們精神的出口；²⁶女性往往是在父權社會下犧牲品的悲劇性。「秋菊」可能就是這樣貌的集合名詞，只要這些人物是希望的絕緣體，新時代的曙光，就無法傳導至她們的一生。

根據當時報紙探討的女性問題，以及新文學作家筆下的敘寫，日治時代女性問題包括：1、被當成男性的附從物。2、家長專制與男人蓄妾問題。3、女子被當成財產來買賣。4、買賣婚姻等。²⁷

秋菊的遭遇正是「女子被當成財產來買賣」。被當成財產來買賣的女子，其「家庭角色為養女、媳婦仔、社會角色有藝姐、查某嫗、廉價人力、頭家娘等」。

28

「前日的定金五十元，這百三十元，總共百八十元。十四歲，百八塊，論起來却也是……。」²⁹十四歲的秋菊，被以著「百八十元」的代價賣給了郭家，價

²⁵ 許俊雅，〈日據時代台灣小說中的婦女問題〉《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新竹：清華大學，1994年11月25日-27日。

²⁶ 星名宏修，〈從一九三〇年代之貧困描寫閱讀複數的現代性〉，《台灣文學的東亞思考，台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年7月），頁297，提及「被轉賣了四次，患了結核病的阿足留下「我們為何非如此受苦呢？妾身知道：誰在食我們的肉，吸取我們的血以及殺害我們」……除夕夜阿足結束了她短暫的人生。」

²⁷ 吳麗櫻，〈張文環小說中女性題材之研究〉（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頁6。

²⁸ 同註32。

格的多寡不是作者所要討論的，所以作者以一句「論起來却也是……。」輕輕帶過，也或許是作者欲言又止，對於當時社會流行「養女、媳婦仔、查某女間仔」的習俗。

張建彬說：「養女、媳婦仔、查某女嫗同是領養他人的女孩，成為家族的一員。養女、媳婦仔是戶籍上的區別，總稱為媳婦仔。查某嫗仔是專做女婢工作的養女，類似奴隸的身分。事實上也不許她有身體的所有權的奴隸。」³⁰

不僅女性個人的意志與思想被完全的輕忽與漠視，甚至女性被視為「賠錢貨」，所以容易遭父母溺斃、送人，甚至以之換取金錢，「秋菊」是最好的例證。

五、結論

楊雲萍其創作的範圍橫跨小說、散文、詩、甚至是史論，創作上的個性特徵偏向詩人型態，擅長瞬間細緻心理的表現，所以〈秋菊的半生〉鋪陳著詩的形式，及人物內心的獨白，不煽情，不落言詮，卻包藏著極強烈的批判張力，具有凝鍊的美感和蘊藉的深意。此文標題「創作〈秋菊的半生〉」的左側加上了一——「僅將此篇呈載二年前，愛護人人什誌的同志諸兄！」諸字，《人人》什誌雖僅發行兩期，仍不減其為台灣新文學運動興起的首部刊物之地位，楊雲萍身為《人人》雜誌創辦者之一，每一個詩人的獨特性與其文藝觀總存在著一種臍帶關係，這臍帶關係至少代表了兩個環節：也就是詩人所關注的課題，與詩人表現這課題的方式，推想楊雲萍此文〈秋菊的半生〉之旨應與《人人》雜誌般，深蘊「入世大眾化」的思想。

日治時代盛行女子被當成財產來買賣，她們是在家庭或社會上遭受人權蹂躪與性侵害的女性，其在家庭角色為養女、媳婦仔、社會角色有藝姐、查某嫗等，這些女性往往是在父權社會下犧牲品的悲劇性。由〈秋菊的半生〉文可知，〈秋菊〉類似專做女婢工作的查某嫗仔，也似奴隸的身分，事實上也不許她有身體的

²⁹ 「秋菊的半生」，原載於《台灣民報》第 217 號（十），1928 年 7 月 15 日，網址：台灣民報線上資料庫，<http://59.125.121.246/TM>，瀏覽日期：2012.07.03。

³⁰ 張建彬，〈關於養媳的習俗〉，《民俗臺灣》第 2 輯，1990 年，頁 52。

所有權的奴隸。這些奴隸就只有眼淚和歎息，能陪伴她們勉強度過暗淡憂鬱的時光，藉由自殺或精神異常，摸索著她們精神的出口。

再由日治時代作家對女性角色的敘寫而論，到楊雲萍小說分期脈絡，及其與時代的辯證關係，來看他們小說的女性人物，推想其女性主義者的寫作意識，應有跡可循。這些日治時代舊禮教下的女性沈淪悲苦，哀哀無告，在作品中，也頗常出現。試推測傳統女性悲慘的命運，常來自制度，包括社會結構、社會價值觀、知識、教育等。

參考文獻

一、專書

林春蘭，《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出版，2001年12月）。

張恒豪主編，〈秋菊的半生〉，《蔡秋桐張我軍楊雲萍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2月）。

張建彬，〈關於養媳的習俗〉，《民俗臺灣》第2輯，1990年。

臺灣總督府，《臺灣省五十一年統計提要》，（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印：1994）。

竹村民郎，〈第五章大正文化的成立〉，《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台北：玉山社，2010年12月）。

二、論文、期刊、報紙

丁鳳珍，《台灣日據時期短篇小說中的女性角色》（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7月）。

〈赤崁流彈〉，《臺灣民報》第三百八十三號/8，昭和六年（1931）九月二十六日。

李倩，〈《秋菊的半生》與《狂人日記》的同聲相應〉，《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5第33卷第3期。

吳麗櫻，〈張文環小說中女性題材之研究〉（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

星名宏修，〈從一九三〇年代之貧困描寫閱讀複數的現代性〉，《台灣文學的東亞思考，台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年7月）。

高知遠，〈楊萍文藝觀在其詩作上之實踐文學前瞻〉，《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

文學前瞻 第五期》（2004 年 7 月）。

許俊雅，〈日治時期台灣小說中的婦女問題〉（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會議：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1994 年 11 月。

陳滿銘，〈辭章意象論〉，《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類》50卷第1期（2005.1）

連溫卿，〈婦人的地位和社會的關係〉，《臺灣民報》，67號22頁，大正十四年8-26。

三、電子媒體

朱宥勳，〈楊雲萍〈罪與罪〉〉（來源：

mypaper.pchome.com.tw/chuck002/post/1276154672，2011.5.10.瀏覽)

李觀鼎，救救自己——紀念《狂人日記》發表九十周年，（來源：網頁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08-04/16/content_159510.htm 2011. 5.10. 瀏覽)

說鬼鬼到，http://big5.china.cn/international/txt/2006-10/16/content_18799224.htm。

台灣民報線上資料庫，<http://59.125.121.246/TM>，瀏覽日期：2012.07.03。

日治時期《裨海紀遊》的研究

賴靜宜ⁱ

摘要

日本殖民臺灣初期，清代文獻資料成為官方研究臺灣重要的依據，其中伊能嘉矩認為價值最高的是郁永河的《裨海紀遊》。《裨海紀遊》是清領初期臺灣的遊記文學代表作，以筆記小說的形式呈現，紀錄了十七世紀時臺灣的地理與人文現象。本文檢索日治時期的官方大報《台灣日日新報》中有關作者郁永河及《裨海紀遊》的報導，輔以期刊與專書，將其按照年代排序，發現日人對於《裨海紀遊》的看法，因為殖民政策、經濟發展、社會背景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因此嘗試關注日人如何詮釋《裨海紀遊》，新聞媒體與文學又有何不同的評價。

關鍵字詞：郁永河、裨海紀遊、日治時期

ⁱ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史學組。

一、前言

康熙三十五年（1696），福州火藥庫發生爆炸，五十餘萬斤的硝磺火藥付之一炬，而福建官員當局知道臺灣北部產有硫磺，決定派員到臺灣從事採硫事宜，郁永河便在此背景下，承擔來臺採硫任務。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四月出發至十月任務結束離台，隔年他將在臺灣的經歷與所見所聞寫成《裨海紀遊》一書，以筆記小說¹的形式呈現，也是一部日記體遊記，詳實地記錄十七世紀末期臺灣西部平原蠻荒未開的自然面貌與番俗民情。回顧過去有關《裨海紀遊》的整理與研究，有清一代宦臺之士引用《裨海紀遊》的著作不在少數，或是負責纂修臺灣府廳縣志、方志者也大量採用其資料。²而今日以《裨海紀遊》作為研究主題的學位論文有4本，陳虹如〈郁永河《裨海紀遊》研究〉³是第一本以多面向的角度⁴來探討《裨海紀遊》的學位論文，包含的內容有臺灣社會結構與自然環境的變遷、清初官方政策治臺的成效與缺失、平埔族的精神與物質文化，進一步肯定其在文學上的價值。郭侑欣〈憂鬱的亞熱帶：郁永河裨海紀遊中的臺灣圖像及其衍異〉⁵先探討郁永河來台之前各時期對於臺灣圖像的書寫，而郁永河的書寫，

¹筆記小說是泛指一切用文言寫的志怪、傳奇、雜錄、瑣聞、傳記、隨筆之類的著作，內容廣泛駁雜，舉凡天文地理、朝章典、草木蟲魚、風俗民情、學術考證、鬼怪神仙、艷情傳奇、笑話奇談、逸事瑣聞等等，宇宙之大，芥子之微，琳瑯滿目，萬象包羅。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china/chinafile.php?item=CN10027849> 2012/12/20

筆記小說是一種極短篇式小說的創作形式，它的特點即是篇幅短小、內容繁雜幾乎無所不包，連飲食起居、治身理家之談都可以寫。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AC%94%E8%AE%B0%E5%B0%8F%E8%AF%B4> 2012/12/20

²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引用《裨海紀遊》、〈番境補遺〉、〈偽鄭軼事〉不少，並錄有土番竹枝詞二十四首。六居魯《使署閒情》、朱仕玠《小琉球漫誌》、鄧傳安《蠡測彙鈔》、丁紹儀《東瀛識略》等等，都引用了此書部分內容。方志亦大量援引了其資料，如周鍾瑄《諸羅縣志》、范咸《重修臺灣府志》、魯鼎梅《重修臺灣縣志》、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等，或記風俗、產物、封信或錄其詩作，莫不參引《裨海紀遊》。（許俊雅，2009：30-31）

³陳虹如，〈郁永河裨海紀遊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⁴

⁵郭侑欣，〈憂鬱的亞熱帶：郁永河裨海紀遊中的臺灣圖像及其衍異〉（臺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臺灣文學組碩士論文，2001）。

除了為以往傳說中的臺灣去神秘化，當中加入了其意識的投射、想像與詮釋，與實際的臺灣產生了差距；衍異的部分探討的是以《裨海紀遊》為根據所改編的小說與報導文學，以西川滿和葉石濤的小說創作為文本進行分析與比較。吳芳真〈《裨海紀遊》之文學研究—以柳宗元遊記文學為對照〉⁶分析《裨海紀遊》中所描述的題材及其表現手法，並與遊記文學的代表—柳宗元之永柳遊記做比較，進而了解《裨海紀遊》在遊記文學中的延續性及特殊性，肯定其在遊記文學中的定位與價值。鄭淑娟〈清代硫磺政策與臺灣硫磺之開採研究〉⁷探討的主題雖是以清代硫磺政策為主，但其中也對郁永河來臺採硫之動機、路線，煉硫之方法、數量，做一深入之探討與考察，並且從郁永河的採硫之旅看清初政府對臺灣硫磺開採的態度，展現其歷史定位。除了學位論文外，以《裨海紀遊》為主題的專書有4冊⁸、期刊論文有43篇⁹，涵括的學術領域有歷史學、文學、地理學、人類學乃至於生態學，充分說明學術界對於《裨海紀遊》（以下簡稱本書）的重視已成為定論。綜觀上述可以看出本書的是極具有參考價值的文獻資料，可惜的是鮮少有專文針對日治時期來進行研究。日治時期，清代文獻資料成為官方研究臺灣重要的依據，基於治臺的需求，日人開始蒐集清代臺灣文獻並進行研究與介紹，當中，伊能嘉矩認為清代文獻價值最高的便是《裨海紀遊》¹⁰。有關日治時期對於本書的研究論文中，方豪曾撰寫〈日人對裨海紀遊的研究與重視〉，在文中他將日人對本書所下的功夫做一個分析，可區分為下列四類：¹¹

1.研究郁永河探險經過和成就的有幣原坦等。

⁶ 吳芳真，〈《裨海紀遊》之文學研究—以柳宗元遊記文學為對照〉（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⁷ 鄭淑娟，〈清代硫磺政策與臺灣硫磺之開採研究〉（臺北：淡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⁸ 顏金良，《前進老臺灣：郁永河的採硫傳奇》（高雄：河畔，1998）、陸傳傑，《裨海紀遊新注》（臺北：大地地理，2001）、楊蘇之譯，《遇見300年前的臺灣：裨海紀遊》（臺北：圓神，2004）、許俊雅校譯，《裨海紀遊校釋》（臺北：國立編譯館，2009年）。

⁹ 資料來源：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 2012/07/23

¹⁰ 郁永河（方豪校），《裨海紀遊》，（臺北：成文，1983），頁25。

¹¹ 郁永河（方豪校），《裨海紀遊》，（臺北：成文，1983），頁22。

- 2.將《裨海遊記》一書譯為日文，附以注釋，向日人介紹和宣傳的是諸田維光。
- 3.以《裨海遊記》一書為研究台灣早期文化史資料，而能充分加以利用，並欲列為台灣叢書，而加以校勘的是伊能嘉矩（1867~1925）。
- 4.以本書為題材而寫小說的是西川滿。

方豪進一步介紹作者、撰寫的動機、採用的版本，且提出日人在引用上錯誤之處，並另行撰文勘誤。除了方豪所述之外，許俊雅在《裨海紀遊校釋》中也提及：臺灣總督府民政部通信局於大正7年（1918）出版《臺灣郵政史》，引用本書為主要參考資料，並且附上郁永河的行程路線圖；另外，1928年春天，宮本延人於慶應義塾大學史學科畢業後，來到臺北帝國大學開始他對原住民的調查研究，也援引本書。¹²由上述可知，本書在日治時期參考價值極高，因研究者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視。

本文檢索日治時期的官方大報《台灣日日新報》中有關作者郁永河及《裨海紀遊》的報導，輔以當時出版期刊與專書，羅列相關記載將其按照年代排序，再對於所蒐集的史料進行分析。探討日人如何看待《裨海紀遊》這本筆記小說為議題，為何能在日治時期成為日人關注的清代文獻？究竟本書有何特殊性受到日人的重視與討論？而日人藉由本書反映出哪些層面的社會面貌與文化特色？此外，其背後所呈現的統治需求與殖民意識，也是本文著眼之處。

二、學術探險工作與《裨海紀遊》

臺灣是日本第一個擁有的殖民地，豐富的山林資源、多元的族群文化，成為吸引日人研究者從事學術調查的主因，各領域的日人研究者隨著部隊或接受總督府的派遣進入臺灣。而臺灣是日本領土內唯一的熱帶林業地區，山區蘊含豐富的林業資源，經濟價值極高，為了利用臺灣豐富的林業資源，總督府陸續招聘日本

¹²許俊雅，《裨海紀遊校釋》（臺北：國立編譯館，2009），頁 33-34。

林業專家來臺從事調查事業。1905 年，總督府殖產局成立植物調查課，由川上龍彌擔任主任，率中原源治、森丑之助、島田彌市、佐佐木舜一、小西成章、小林善藏、中井宗三、伊藤武夫、相馬禎三郎等人，赴全台各地採集。¹³但是，臺灣位於熱帶、副熱帶交界且四面環海，夏季潮濕多雨，素以「瘴癘之地」著稱，常有傳染性疾病橫行，清時官更多視為畏途，不願來台赴任，十九世紀末期日人軍隊也遭遇相同困境，傳染病大作，病死人數大於戰死者。有關臺灣風土害人之事，可以從本書中郁永河與友人的對話中發現：

君不聞雞籠、淡水水土之惡乎？人至即病，病則死。凡隸役聞雞籠、淡水之遣，皆唏噓悲嘆，如使絕域；水師例春秋更戍，以得生為幸。¹⁴

面對臺灣惡劣的環境，郁永河的友人紛紛勸阻他親自北上採疏，但郁永河卻笑著回答說：「吾生有命，蒼蒼者主之，水土其如余何！」¹⁵此外，郁永河喜愛冒險的個性也是這趟採疏之旅得以成行的關鍵原因，他曾說：「余性耽遠遊，不避阻險，常謂臺灣已入版圖，乃不得一覽其概，以為未慊」¹⁶，又說：「探奇攬勝者，毋畏惡趣；遊不險不奇，趣不惡不快」¹⁷而郁永河的冒險精神影響了日治時期來臺從事山林研究的專家，而當中令人注目的是小西成章，他是日本石川縣人，東京帝國大學林學科畢業，於 1895 年抵臺，先後擔任總督府技師、台中廳樟腦局長、殖產局囑託。小西成章即使面對無法控制的疾病、蕃害、有去無回的危險，仍不惜冒險來到臺灣深入山區從事調查研究。他最出名的事蹟是 1904 年 2 月在南投廳烏松坑海拔約 2000 公尺首度採獲臺灣杉（*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Hayada），是世上唯一以臺灣為屬名所命名的植物，為冰河時期孑遺植物，發表

¹³ 吳永華，《臺灣特有植物發現史》，（臺中：晨星，2006），頁 142。

¹⁴ 郁永河著（方豪校），《裨海紀遊》，（臺北：成文，1983），頁 53。

¹⁵ 同註 9，頁 54。

¹⁶ 同註 9，頁 33。

¹⁷ 同註 9，頁 66。

之後深受歐美學者重視。¹⁸臺灣高山植物中，經由學名掛上「小西」共有六種。

¹⁹他除了深入臺灣山區進行森林調查，也到過海南島從事植物學研究工作，不幸的是於當地染上疾病，1909 年病逝於臺灣。這位被譽為「臺灣造林界の功勞者」²⁰的小西成章，也被認為是一位「大膽的冒險家」²¹，從下文中可知，他的冒險精神與行為來自於對郁永河的仰慕：²²

郁永河を慕ふ 小西氏の冒險的性行は酷だ郁永河に似て居る，それかあらぬか氏は郁永河の人物を欽慕して其の著述に係る稗海紀遊を手づから謄写して始終読んだ。郁永河と云へば有名な冒險家で最初台湾を探検した人である……氏は其の性行の己れに似たのを喜び，千古の知己として祝したのであらう。氏の蕃界探検や海南島探検などを見ると実に郁永河そっくりである……。

仰慕郁永河 小西氏冒險的個性很像郁永河，或許是這因為小西氏欽慕郁永河，當拿到郁永河的著作「稗海紀遊」時，將之謄寫並且反覆讀。郁永河是第一位到臺灣探險的冒險家，……小西氏因為郁永河的個性和自己相似而高興，找到知己而慶賀著，小西氏之後的蕃界冒險和海南島探險，實在和郁永河很像……。

上文中視郁永河為最早探險臺灣的冒險家，小西成章在臺灣高山從事各種學術研究和探險工作就如同郁永河一般，郁永河和小西成章皆喜愛冒險的精神甚至以

¹⁸吳永華，《臺灣特有植物發現史》，（臺中：晨星，2006），頁 127。

¹⁹作者未注明，〈嗟小西成章氏(六) 小西氏發見の植物〉，《臺灣日日新報》，1909.09.24，01 版。

²⁰作者未注明，〈小西成章氏幕前祭〉，《臺灣日日新報》，1931.09.13，夕刊 02 版。

²¹作者未注明，〈時事小言〉，《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1.09.15，01 版。

²²作者未注明，〈嗟小西成章氏(二) 親不知の夜道〉，《臺灣日日新報》，1909.09.19，01 版。

「千古の知己」來比擬。關於小西成章的冒險精神，伊能嘉矩〈小西先生と阮蔡文〉一文中更有著生動的描述：²³

先生即ち敢て身を挺して深く窮荒に入り、荊棘を披開し、瘴癘を衝犯し、
従古未鑿の秘鑰を發して、前人未察の暗黒を明らかにし。

老師（小西成章）就是敢挺身深入窮荒之地，披荊斬棘、衝犯瘴癘，因此
發現了未開鑿之地的秘鑰，照亮了前人所未能理解的黑暗。

這樣的冒險精神讓他深入前人足跡未至之地，調查臺灣山區未知的森林植物，他在臺灣植物的學術成就是不容忽視的。²⁴除了植物調查之外，伊能嘉矩進一步提及：

先生の台湾に於ける優越なりし拓殖経営功績は挙げて内外の耳目に在
り歴史はこ功績をつたへて長へに不朽なるべく。

老師（小西成章）獲得多人的注目是因為他在臺灣拓殖經營的優越功績，
這功績在歷史上是長久不朽的。

由此可見，伊能嘉矩除了稱讚小西成章的冒險精神外，更是大力推崇他在殖民經營事業的功績，給予他「余の最も尊敬する恩人（我最尊敬的恩人）」的稱謂。同樣的推崇在〈北勢蕃之富源（上）〉一文中也可以發現：²⁵

²³梅陰生，〈小西先生と阮蔡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09.22，第1版。

²⁴賀田直治在〈臺灣に於ける明治時代林業と人〉一文中稱：「小西成章曾擔任辦務署長辦理拓殖理蕃，任台中縣樟腦課長以從事製腦事業開發，任殖產局囑託從事樟樹造林，在林業試驗方面對林政之創始，林業各項有相當偉大的功績。特別是他一直從事森林調查，親自深入蕃地，置生死於度外的專心態度，令人敬佩，對森林植物之發現，森林分布之查明，功不可沒。當時，與田代安定、藤根吉春並稱三奇人，雖說是奇，但實為近代罕見之人格者，其德披及原住民與臺灣人，提攜後進，有血有淚，至今思慕感念者猶多，此外，雖然看似粗曠之人，但逝後見其遺物，日記分類整齊，有許多可提供豐富的研究材料。」（吳明勇，2006：12）

北勢蕃奧之檜林 稱為最精稔臺灣山林狀態之小西林學士。久為臺中廳拓殖課長兼臺中樟腦局長。深明北勢蕃之事情。常語人曰在臺灣稱為最美材之梢楠，其最多者當為大安溪方面以上之處。則針葉林之森林。意當以該方面最有望。○於總督官邸之需要材。知小西技師果有先見之明，而學說之卓越也。...此次該蕃問題解決。該富源之開發，在早晚間耳。

無論是伊能嘉矩或〈北勢蕃之富源（上）〉的內容，對於這位林學士同時也是總督府官員的小西成章有著極大的推重，所以 1909 年當他病逝不久，《臺灣日日新報》在 9 月份第一版的版面中可以找到 8 篇以「嗟小西成章氏」為主題報導，²⁶1911 年更為他舉辦三周年追弔建碑紀念會，²⁷在在證明日人對他的看重。

日人對於小西成章的推崇除了他在臺灣山區的冒險探索與學術工作成就了臺灣的植物學界，留下不可抹滅的貢獻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在學術探險工作背後，發現臺灣山區具有高經濟價值的林材，而這些山林資源提供給總督府極大的利益，換言之，日治時期的學術探險工作是配合殖民產業發展為主，伴隨殖民意識的價值觀而來。推崇小西成章的同時，也提及他這樣的冒險精神是來自於對郁永河與本書的仰慕，可見日人對於郁永河與本書的重視在於賦予推波助瀾的功能，藉此鼓舞更多的日人研究者進入臺灣山區從事學術探險工作，是為了拓展其殖民勢力的工具之一。

三、伊能嘉矩與《裨海紀遊》

²⁵ 作者未注明，〈臺政要聞 北勢蕃之富源（上）〉，《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1.05.24，第 2 版。

²⁶ 依序是：18 日嗟小西成章氏（一）、19 日嗟小西成章氏（二）郁永河を慕ふ、21 日嗟小西成章氏（三）脱俗無慾の仙人、22 日嗟小西成章氏（四）生蕃の共同便所、23 日嗟小西成章氏（五）山林學の本分を守る、24 日嗟小西成章氏（六）小西氏發見の植物、26 日嗟小西成章氏（七）緻密なる數學的頭腦、30 日嗟小西成章氏（八）遠大の希望。

²⁷ 作者未注明，〈小西氏追弔建碑式〉，《臺灣日日新報》，1911.09.11，第 2 版。

本書的日譯本別名「貳百歲前之臺灣」，譯者是諸田維光，他的譯書動機在序言中說的很明白，是因為書中所言治蕃方策可供日本殖民政策做參考，²⁸日譯本於明治42年（1909）由臺灣日日新報社印製、古槐書院編輯局發行，同年10月12日在《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雜誌抄錄 一百年前之臺灣〉²⁹以「本島最早の地理誌、探險誌」、「珍奇の古志」、「必攜の書」宣傳介紹之。「貳百歲前之臺灣」由伊能梅陰作序解題，伊能梅陰即是伊能嘉矩的筆名，在序文中提到本書「台湾に於ける古志中の一に數ふべし（臺灣古志中價值最高）」³⁰可見他對於本書的推舉，其實伊能嘉矩於明治33年（1900）擔任「臺灣慣習研究會」的幹事時，就可以發現他對於本書的研究與重視。當時，伊能嘉矩主要工作是蒐集清代臺灣文獻，並於《臺灣慣習記事》雜誌「我が書棚（我的書架）」專欄中發表多篇介紹清代臺灣文獻的文章，而本書的介紹是刊載在明治35年（1902）6月號〈第三架『稗海紀遊』六卷〉，另外他也在《臺灣日日新報》中使用「梅陰子」、「梅陰生」或「伊能梅陰」等筆名先後發表數篇與本書有關的論述，如〈臺灣土蕃の婚姻〉、〈鳳筋龍髓 郁永河〉、〈蕃境補遺〉、〈淡水の古今〉。另外在明治33年（1900）的《臺灣經濟雜誌》中所發表的〈臺北附近古今の變遷〉也是一篇與本書相關的論述。而他最重要的著作《臺灣文化誌》下卷第十五篇第一章「理蕃設施」中也提及郁永河與本書「實為理蕃意見最初被公開發表者」，對於蕃政「可知其重點置於化育綏撫之上，以期獲同化之實效。」³¹除了關注蕃政議題外，《臺灣文化誌》下卷第十七篇「臺灣之地勢變遷」提及臺江沿岸的變遷與淡水流域的變遷也引用本書的內容。分析以上提及的文本不難發現伊能嘉矩對於本書重視是呈現在兩方面：一是臺灣地理環境的變遷；二是臺灣西部平原蕃族的風俗文化。

²⁸同註9，頁24。

²⁹本則報導的標題是「一百年前之臺灣」，但內文卻說明是二百年前的臺灣，進一步也闡明是從康熙36年（1696）至今，即明治42年（1909）。因此，筆者以為應是文字的誤植。

³⁰諸田維光，《南瀛遺珠本編枝輯貳百歲前之臺灣》，（臺北：古槐書院編輯局，1909），頁33。

³¹伊能嘉矩，《臺灣文化誌》，（臺北：南天，1928），頁222。

〈臺北附近古今の變遷〉一文中有大半篇幅是伊能嘉矩利用本書所描寫的地理環境與日治當時對照，如：在郁永河所記載的中港社（今苗栗竹南一帶）是野牛、麋鹿群聚的荒涼之地，伊能嘉矩筆下寫得是「今は此の地方の一帯、遠く開けて、田塍相連り、實台北に米産の富源なれども。」（田園開闊相連，臺北稻米產地之富源）；此外，採硫之地的北投也有了很大的改變「今は砥の如き廣路、北投の温泉に通じ、平履を踏み、人車を馳せて、（今日是非常平坦的大路，通往北投溫泉，踏著平坦的路，人車快速前進。）同樣強調滄海桑田的環境變化，也可以在〈淡水の古今〉中發現，而對於這樣的環境變遷伊能嘉矩有以下的肯定：

32

将来理蕃の方計成を告ぐるの日は、後の今の蕃界を見ること、猶は今の古台北を見るが如くなるべきか、吾人はこの種變遷の歴史の繰返しをもつて誇りとせんとす。

將來理蕃政策告成之日，從那時來看今日的蕃地，就好像今日看過去的臺北一般，我對於這樣歷史變遷是肯定的。

日人殖民統治之後的臺北與淡水兩地有了不同於本書所描述的原始樣貌，原本是野牛麋鹿群居之地，已成為米產之地，古今相較之下明顯發現臺灣的進步，而伊能嘉矩也認為這樣的變遷與進步發達必定會擴展於將來的「蕃地」，可見他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的肯定與讚揚。

〈臺灣土蕃の婚姻〉一文中，他發表深入山區所調查到各「蕃族」的結婚禮俗，但是臺灣西部平埔族卻因為漢化過深，舊有的風俗大多已經消失，他就以郁永河所作的竹枝詞為參考資料，可見伊能嘉矩對於本書中所記載的蕃俗文化相當重視。

³²梅陰生，〈淡水の古今〉，《臺灣日日新報》，1909.01.15，第1版。

對於臺灣「蕃族」的調查除了有其身為人類學家的實踐外，在〈在陳余赤志訴於前輩君子〉一文中，曾說明來台的抱負與目的：³³

豐饒佳麗的台灣，如今歸我大帝國之版圖。將來為我武備之關門，及殖產之要區，不僅於政治上、實業上，需要國民之注目，而且也必須進而講求如何治化、保護及誘掖固棲其地的蕃民……余嘗有志於人類學，數年以來致力於斯學之研磨，久期於闡明亞細亞各種人類之系統關係，聊資補學界於萬一。而今斯學之溥溥淵泉的台灣，屬我版圖，不僅學術上，將來治教之需要上，亦逢不可不速為研究調查之機。吾人志於斯學，豈能不奮起於此時哉？

由此可知，伊能嘉矩在建構其人類學知識的同時，也著重「蕃人」的教化，再從他所編纂的《臺灣蕃政志》續言：「蕃地を開拓して、殖産成務の実を挙げ（開拓蕃地獲得殖産事務的成果）」，蕃地的研究對於殖民的開發有其極大的影響力。尚有一值得注意的現象，在他所寫的〈鳳筋龍髓 郁永河〉更是特別譯註本書中描繪竹塹到南嵌的景象：³⁴

自竹塹迄南嵌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蔭不得。途中遇麋、鹿、麀、麀逐隊行，甚夥，驅獫狁獲三鹿。既至南嵌，入深箐中，披荊度莽，冠履俱敗：直狐貉之窟，非人類所宜至也。

³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展專刊編輯小組，《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展專刊》，（臺北：臺大圖書館，1998），頁34。

³⁴梅陰生，1902，〈鳳筋龍髓 郁永河〉，《臺灣日日新報》，1902.07.13，第1版。

看到這樣的荒涼場景令他聯想起亨利·莫頓·史丹利寫的《橫越最黑暗的非洲大陸》，他對於史丹利的踏查非洲探險是十分讚賞的，因此對於郁永河的採硫之旅是有著推崇之意。

四、鐵路交通建設與《裨海紀遊》

繼諸田維光發行本書日譯本「貳百歲前之臺灣」之後，胡沙風樓主人也利用本書寫了〈二百年前の臺灣旅行日記〉刊載於大正 2 年（1913）8 月 20 日的《臺法月報》，而撰寫本文的用意正如同作者開門見山地指出：

今や台湾鉄道一千哩を祝するの時代となった。然したら僅々二十年前を回顧すれば其の交通機関の不完備なりしこと、之を今日に比して真に隔世の感があるのである、況や草莽未闢なる百年二百年に於いてをや、台湾旅行のこんらんは蓋し当世人の想像以外であつたであらう。

今日は慶祝臺灣鐵道完成一千哩の時代。然而、回顧二十年前臺灣交通建設は落後且不完備、與今日相比有恍如隔世の感覺、何況は百年前、二百年前草莽未開の臺灣、臺灣の旅行は世人想像以外の困難。

為了慶祝臺灣鐵道完成一千哩本文因應而生之外，早在同年 8 月 3 日於臺灣鐵道旅館也舉辦盛大慶祝活動，當時參與的來賓與會員約有六百人，並且以「近來稀有之盛會也」³⁵來描述這一場祝賀會，由此可見日人對於臺灣鐵路建設的重視。日治初期臺灣的交通是落後且不足的，經過日人二十年的建設完成了一千哩的鐵道，而百年前、兩百年前的臺灣交通又是如何呢？本文作者對於二百年前臺灣面貌有以下的描繪：

³⁵ 作者未注明，〈鐵道千里祝賀會況〉，《臺灣日日新報》，1913.08.05，05 版。

二百年まえの台湾蓋し萬古不鑿の絶域で、毒惡瘴癘の氣到處の山川に満ち、兇蕃猛獸は草沢に出没。

在二百年前的臺灣是萬古不鑿的絕域，山川到處充滿毒惡瘴癘之氣，並且有兇蕃猛獸在草澤出没。

面對臺灣自然環境的阻礙，郁永河的採硫之旅更顯得難能可貴，因此作者將郁永河的臺灣之旅視為破天荒的壯舉。

本書共有三卷，「卷上」郁永河自述來臺原因、從福州至鹿耳門的行程，以及對臺灣的簡介；「卷中」先敘明臺南府城採買物資、西部大縱走、北投採硫等情事；「卷下」綜論全臺山川形勢、風俗民情以及完成採硫工作回到福州。但是，本文作者將焦點投注在「卷中」的臺灣西部大縱走，其篇幅占了絕大部分，並且詳細地譯出郁永河自四月七日踏上旅程每日的行進過程直到四月二十八日抵達採硫目的地，以一例對照本書所載說明如下：

十二日 啞東社を過ぎて大肚社に至る、一路大小の石原で、車は其を行くのため。終日ガタして困った、加ふるに林莽は荒穢し宿草は肩を没す、溪間の多いことおくの出来ざる程であった。

十二日 過啞東社，至大肚社，一路大小積石，車行其上，終日蹭蹬殊困；加以林莽荒穢，宿草沒肩，與半線以下如各天。至溪澗之多，尤不勝記。

由上述可知，本文主要的內容就是呈現郁永河從臺南出發搭乘牛車沿著西部平原北上時的所見所聞，依時間的次序，以條列的方式呈現，包括到了大肚社一路大小積石，車行困難；渡大甲溪時面臨河水暴漲險象環生的景象；竹塹到南崁一帶人煙罕至、動物成群結隊的情況，當然原住民的描述也涵蓋在其中。作者希望藉由本書讓日治時期的人們想像二百年前臺灣旅行的困難，對照於日本殖民二十年

後的臺灣鐵路交通建設已經完成一千哩，而從文中的這一段描述更可以看出臺灣鐵路交通的進步：

當時彼が試みたる台南淡水間の難旅行は之を我等が車窓にウイスキーを舐りつゝ、一睡十二時間にして基隆よし打狗に至るべき今日汽車旅行に对照して頗る興味あるらのである。

當時他（郁永河）嘗試台南淡水之間的困難旅行時，我則對著車窗喝著威士忌酒，一覺起來從基隆到打狗經過 12 小時，與今天的火車旅行相對照之下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同樣都面臨治臺初期、蠻荒未開的臺灣，清初的郁永河搭乘牛車花了二十一天歷經千辛萬苦才從臺南抵達淡水，而當時的日人是在火車上品嘗著酒，一覺起來經過十二小時便從高雄到基隆，兩者相互對比，臺灣的南北間交通往來在日人的殖民建設下更為便捷，臺灣鐵道建設可以說是日本殖民統治的主要成就以及驕傲。由以上的敘述不難發現，日人是藉由本書強調其統治下的臺灣基礎建設發展神速，強調日人殖民下臺灣的進步。同樣的對比也出現在昭和 24 年（1939）由南溟遊子發表於《旅と運輸》的〈本島に於ける各種交通機關興亡の跡を語る（一）〉，在文中對於郁永河的採硫之旅，將其定位為臺灣西部平原最早的南北之旅，再簡述其面臨的困難與危險，而這些的困難與危險歸因為當時的臺灣：

殊に陸上交通に於いては道路と言っても只僅かに人の踏み付けた処が、即ち道路と言ったような極めて原始的なもので、河溪には橋梁もなく渡舟とか竹筏とか言うようなものもまた備わっていなかった。

特別是陸上的交通，所謂的道路是人的足跡踏過就成為道路，那麼原始，河流沒有橋梁，渡河的船和竹筏也未完備。

但是日人領臺四十年後，臺灣交通建設明顯進步，特別是關於臺灣的鐵路系統的描敘如下：

全面積三万五千七百七十余平方キロメートルの本島を網の目のように走って、如何なる辺陬の地にも居ながらにして行けるようになったと言うことは、瞠目に値する事実といわねばならぬ。これは全く現代文明の賜であつて。

在全臺面積 35770 餘平方公里的臺灣本島上，有如網狀的交通網上，不論是多邊陲的地帶都能到達，實在不得不說是令人瞠目結舌的事實，這些全是現代文明的恩賜。

臺灣交通的進步全賴於現代文明所賜，而帶領臺灣進入現代化無庸置疑是日人的殖民統治。同樣的論述也可以在同年出版的《臺灣鐵道讀本》中發現：³⁶

想來現代臺灣的所有一切，由資源的開發、移民的招徠、甚至國防的強化、文化向上都在臺灣鐵路的基礎上完成架構。臺灣鐵路在經過四十年默默的努力之後，目前已經為本島帶來殖民史上劃時代的繁榮。

因此，日人對於本書的重視是為了彰顯殖民其成就，藉由郁永河艱困的南北之行凸顯日人治臺帶來的進步與繁榮。

六、結論

今日對於本書的研究偏重於下列二者：一是利用郁永河的紀錄來回溯過去臺灣的歷史、地理環境，而其中對於西部平埔族的描述，更成為後人研究原住民分

³⁶ 渡部慶之進著（黃得峰譯），《臺灣鐵道讀本》（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頁 186。

佈、風俗等重要的參考；二是本書的敘述手法、文學上的意義、竹枝詞的創作及對近代文人產生的影響。對現代的研究者來說，本書彌補了臺灣早期歷史文獻史料的不足，更被譽為臺灣文學史上隨筆文學裡最出色的作品。此外，本書在日治時期也備受矚目，參考價值極高。時代的不同、人的不同，出現了不同解讀，觀看臺灣的方式也不同，藉由本文尋找出日人對於本書的研究與重視原因為何？

對於小西成章而言，郁永河與本書具有著引導的功能，帶領他進入臺灣山區進行植物的調查工作，為臺灣的植物學研究帶來莫大的成就，也發掘山區高經濟價值的林材，提供殖民產業的需求；伊能嘉矩認為本書是清代臺灣古史中價值最高，主要是本書關於「蕃族」的風俗記載及地理環境的變遷提供學術研究的參考依據，而無論是小西成章或伊能嘉矩皆扮演了雙重角色，一方面，他們是受過高等教育專業訓練的植物學者和人類學者；另一方面，他們也身兼總督府的技術官僚身分，因此對於《裨海紀遊》的關注，便形成具有官方權威代表。總督府委託學者調查與記載，可以掌握殖民地人文歷史脈絡，所得的成果，除了具有官方施政的參考依據外，進一步與殖民目的相連結。另一方面，郁永河在本書中從南臺灣跋山涉水到淡水的行進過程，也是日人著眼之處，同樣面臨治臺初期、蠻荒未開的臺灣，藉由本書凸顯清領初期臺灣的落後與不便，強調日人帶來的建設與現代化，隱含著日人對於臺灣的影響力大於中國，有較勁的意味。因此，日人藉由《裨海紀遊》留下的文獻紀錄有其背後的統治需求，我們必須細心判讀，以免陷入殖民者的邏輯當中。

參考書目

- 伊能梅陰子，1900〈臺北附近古今の變遷〉《臺灣經濟雜誌》第 17 期，頁 10-11。
- 伊能嘉矩，1904，《臺灣蕃政志》，臺北：南天。
- 伊能嘉矩，1928，《臺灣文化誌》，臺北：南天。
- 作者未註明，1909，〈嗟小西成章氏(二) 郁永河を慕ふ〉，《台灣日日新報》，1909.09.19，第 1 版。
- 作者未註明，1909，〈雜誌抄錄 一百年前之臺灣〉，《台灣日日新報》，1909.10.12，第 4 版。
- 作者未註明，1911，〈臺政要聞 北勢蕃之富源（上） 北勢蕃奧之檜林〉，《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1.05.24，第 2 版。
- 吳芳真，1997，〈《裨海紀遊》之文學研究—以柳宗元遊記文學為對照〉，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吳永華，2006，《臺灣特有植物發現史》，臺中：晨星。
- 吳明勇，2006，〈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之研究(1921-1939)—以研究事業及其系譜為中心〉，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 南溟遊子，1939，〈本島に於ける各種交通機關興亡の跡を語る(一)〉，《旅と運輸》，第 36 期，頁 8-9。
- 胡沙風樓主人，1913，〈二百年前の臺灣旅行日記〉，《臺法月報》，第 7 卷第 8 期，頁 25-30。
- 郁永河著(方豪校)，1983，《裨海紀遊》，臺北：成文。
- 郁永河著(楊穌之譯注)，2004，《遇見 300 年前的台灣—裨海紀遊》，臺北：圓神。
- 許俊雅，2009，《裨海紀遊校釋》，臺北：國立編譯館。
- 渡部慶之進著（黃得峰譯），2006，《臺灣鐵道讀本》，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梅陰生，1902，〈鳳筋龍髓 郁永河〉，《臺灣日日新報》，1902.07.13，第 1 版。

梅陰生，1909，〈淡水の古今〉，《臺灣日日新報》，1909.01.15，第 1 版。

梅陰生，1909，〈小西先生と阮蔡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09.22，第 1 版。

莊雅仲，1993，〈裨海紀遊：徘徊於自我與異己之間〉，《新史學》，第 4 卷第 3 期，頁 59-79。

郭侑欣，2001，〈憂鬱的亞熱帶：郁永河《裨海紀遊》中的台灣圖像及其衍異〉，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陳虹如，1999，〈郁永河《裨海紀遊》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鄭淑娟，2002，〈清代硫磺政策與台灣硫磺之開採研究〉，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費海璣，1971，〈裨海紀遊研究〉，《書目季刊》，第 6 卷第 1 期，頁 25-30。

諸田維光，1909，《南瀛遺珠本編枝輯百歲前之臺灣》，臺北：古槐書院編輯局。

陸傳傑，2001，《裨海紀遊新注》，臺北：大地地理雜誌。

顏金良，1998，《前進老臺灣：郁永河的採硫傳奇》，高雄：河畔。

楊穌之譯，2004，《遇見 300 年前的臺灣：裨海紀遊》，臺北：圓神。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展專刊編輯小組，1998，《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展專刊》，臺北：臺大圖書館。

苦難世界的歹命族

——論莘歌小說《婚約》的主題意識

陳瑩芳ⁱ

摘要

1969 年，莘歌參加學運前輩的「統中會」，被控「意圖顛覆政府」，原判無期徒刑，後減刑為十五年。他不甘蒸發在酷獄中，遂收起血淚。以堅毅過人的意志力，在鐵窗裡孕生無比的文學力量，用那枝蘸滿血與淚的筆寫下無數篇章。待出獄後，隨即出版獄中所撰的三本書。肇因呂建興的特殊身份，又因他的小說具有歷史縱深感。筆者將以《婚約》中的三篇小說為研治素材，以人物和主題作為研究目標，將上述觀點梳理出作者的敘述架構與主題命意，以開啟書中人物遭難的特定歷史時間與空間，繼而拈出作品中「人權訴求」、「白色恐怖」、「老兵歸鄉」這些主題意識。透過作者內鍵的抗議意識與人道關懷，也朗現了他對「苦難世界中的種種錯謬」之深刻反思與控訴。

關鍵詞：呂昱、統中會、白色恐怖、人權意識

ⁱ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文所文學組學生

一、前言

「獻給 在苦難世界中的歹命族」，這是莘歌¹在他的小說集《婚約》²中的卷頭語。莘歌為呂建興之筆名，另有筆名呂昱。家族世居台南市，1949 年在台南市出生，為家中最受寵愛的獨子³。從小即展現文學上之才華，進入左營高中以後，更自詡為文學青年⁴。1969 年呂建興為高中三年級學生，為響應學運前輩的「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會」（簡稱統中會）⁵，被羅織「意圖顛覆政府」罪名而入獄，原判無期徒刑，後減刑為十五年（1969.2.9—1984.2.8）。原以為青春歲月，將就此困禁在與世隔絕的黑牢當中，後歷經憤怒、嚎哭、悲鳴、咽泣……最後終於收起血淚，因為他不甘蒸發在酷獄中。在漫漫無盡的牢中歲月，青春正盛的呂建興不虛擲光陰，在暗黑的高牆內，堅持自己是「文學人」的呂建興，大量的閱讀中外名著與傳世經典，在鐵窗裡孕生無比的文學力量。十多年間，他用那枝蘸滿血與淚的筆寫下無數篇章。終於，建構自己的一套「患難知識」⁶，優游在文學殿堂中。

雖身繫囹圄，呂建興憑藉魚雁往返，建立起自己的文學人脈，在刑期最後三、四年間，他擔任新店軍人監獄外役，得與外界通訊。他曾與文學前輩通信，並請益寫作技巧，期間也有作品發表。例如，因投稿而與鍾肇政結識⁷，爾後兩人建立了通信友誼。1982 年夏、秋之際，透過鍾肇政的介紹，呂建興也認識了李喬，兩人亦常信札往來⁸。1982 年，透過通信，他認識了陳映真。其後，陳映真才知道，原來莘歌就是 1969 年時，同在新店軍人監獄中的朋友⁹。寫下《台灣七色記》

¹ 呂建興（筆名莘歌）曾任《臺灣文藝》執行編輯、蘭亭書店出版策劃、新地出版社總編輯、南方雜誌社副社長。曾獲 1984 年吳濁流文學獎小說佳作獎。著有《婚約》、《在分裂的年代裡》、《獄中日記》。

² 呂建興（筆名莘歌），《婚約》（台北：蘭亭書店，1984）。

³ 呂昱，〈囚徒的自白〉，《獄中日記》（台北：南方叢書出版社，1988 年），頁 193。

⁴ 筆者於 2012 年元月親訪呂建興的妻子王麗芬。

⁵ 林樹枝，〈統中會事件始末〉，《出土政治冤案》（出版者不詳，1992 年），頁 96。

⁶ 「患難知識」為呂建興自行提出。參見呂昱，〈患難知識的建立〉，《獄中日記》，頁 6。

⁷ 鍾肇政，〈再創奇蹟——獻給莘歌處女集「婚約」〉，《婚約》（台北：蘭亭書店，1984 年），頁 6。

⁸ 李喬，〈另一種期待——代序〉，《婚約》，頁 18。

⁹ 許南村（另筆名陳映真），〈試著放心下來——代序〉，《婚約》，頁 9。

的姚嘉文，也是呂建興同在新店監獄的牢友¹⁰。蹲了十五年的苦窯之後，1984年2月他終於出獄。肩負文學大老的鼓勵與期待，渾身充滿熱力的呂建興，不待整裝，隨即投入文化與文學的世界中。他參加文運也到處發表演講；擔任蘭亭書店策劃及《南方》雜誌¹¹副社長等職；並出版在獄中創作的六篇短篇小說集結本《婚約》、文學評論集《在分裂的年代裏》¹²以及在獄中將每日所見所感寫下的《獄中日記》¹³三本書。

歷來，以呂建興的作品，作為學術研究的論文有黃文成的博士論文《受刑與書寫—台灣監獄文學考察（1895--2005）》¹⁴、王建國的博士論文《百年牢騷：台灣政治監獄文學研究》¹⁵、陳素卿的碩士論文《監禁環境的人格研究—以監獄文學為例》¹⁶。黃文成在「第十章白色恐怖下的集體記憶」的「第三節呂昱論」，以呂昱《獄中日記》為論治對象；王建國在「第七章 1980年代以降監獄文學之文本研究」的「第三節 監獄小說」也以呂昱《獄中日記》為研究內容；陳素卿也是以呂昱的《獄中日記》探討「監獄文學中的人格呈現」。從這些前人的研究文獻可以了解，均是以呂昱的《獄中日記》作為討論主題。而研究呂建興的《婚約》的學術論文則是付之闕如，由是之故，筆者遂萌發將《婚約》作為學術研治之對象，期能以不同觀點，來審視經由政治受難作家痛產下的藝術成果。

在牢裡，他用痛苦的生命體驗寫下的《婚約》這本小說創作，其中的三篇作品〈午後的陣雨〉、〈畫像裡的祝福〉、〈家〉，透顯出小說人物呈現雷同之處，也就是，他們都是政治高壓下的一群受難者，這些故事的時間背景約置於1960—1980年代，讀者都能感受到他們所受的政治重壓。而這些徵候，也能映現作者的意識形態。肇因，呂建興具有特殊時代中的特殊身份，又因他的文章具有歷史

¹⁰ 姚嘉文，〈回憶與期待〉，《台灣七色記》（台北：自立晚報，1987年5月），頁55。

¹¹ 《南方》雜誌創刊於1986年10月，1988年2月停刊，共發行了16期。在發刊詞〈《南方》的話〉中，開宗明義地確認辦刊宗旨是：「《南方》的工作將落實在文化本土性的追尋，探索，實踐與批判。」

¹² 呂建興（筆名呂昱），《在分裂的年代裡》（台北：蘭亭書店，1984）。

¹³ 呂建興（筆名呂昱），《獄中日記》（台北：南方叢書出版社，1988）。

¹⁴ 黃文成，《受刑與書寫—台灣監獄文學考察（1895--2005）》（文化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2006）。

¹⁵ 王建國，《百年牢騷：台灣政治監獄文學研究》（成功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6年）。

¹⁶ 陳素卿，《監禁環境的人格研究—以監獄文學為例》（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縱深感。筆者將以呂建興在獄中撰寫的《婚約》這三篇小說為研治素材，以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和主題作為研究目標，析論這些人物的特徵與主題的內涵，以得出呂建興在文章中隱含的思想訴求，使作者的「主題意識」朗現出來，期能梳理出作者創作之目的。

職是，本論文欲創建的內容架構如下：首先在「獄中的呂建興以文學為職志」中簡介呂建興的被捕因由，他坐困黑牢的轉折心境。最後，呂建興憑藉堅毅信念，用十五年的黑牢歲月換得文學生命，並以「文學創作」作為他的藝術表現。其次，在「政治受難者的圖像」裡，擇選《婚約》其中的三篇小說〈午后的陣雨〉、〈畫像裡的祝福〉、〈家〉，作為研究對象。預期透過文本的人物類型，研析出這些人物展現的特質，並呈顯出人物存在背景之政治高壓氛圍。再經由情節分析，而拈出不同的主題，這些主題有「人權訴求」、「白色恐怖」以及「老兵歸鄉」等議題。同時，這種解構目的，也是為了凸顯出歷經刑難後的呂建興，在文章敘寫、主題建構、情節安排以及在人物刻畫上的特殊筆法。最後，在「小結」中，將上述觀點梳理出作者的敘述架構與主題命意，以開啟呂建興在小說中，獨特的「獄中書寫」，並透過這些作者建置的符號意義，指向書中人物遭難的特定歷史時間與空間，並藉此文脈，觀察是否能與百年來，歷遭政治磨難的台灣人連上血脈，並期得以復原共同傷痕的記憶。

二、獄中的呂建興以文學為職志

從 1949 年到 1987 年，長達近四十年的時間中，台灣一直籠罩在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高壓之下。隨著解嚴，有幸活口出獄的政治犯一一浮現在台灣的歷史文獻中。在這些服過政治獄的受難名單中，有位出獄時，年方三十五歲的男子呂建興，他從十九歲時（1969 年）即因參加陳鎮國、許席圖成立的「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會」，而被情治單位逮捕，被控以顛覆為目的，移送到軍法處看守所。不久呂建興接到軍事檢察官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三項「陰謀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的起訴書，被處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奪公權十年。他不服而提

起上訴，但國防部覆判局發回更審。翌年四月，再次判決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再經被告律師的聲請及檢察官的職權上訴，國防部覆判局予以駁回，「統中會」一案亦就此定讞。1975 年因蔣介石逝世而頒佈全國性減刑，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呂建興改以服刑十五年。

從小備受寵愛的呂建興，一夕之間竟成為階下囚。他怎麼也想不透，單純就只是一股淑世熱誠，竟招來如此天大的災禍。

有人為所愛的人受苦，有人為某一個信仰或觀念而死，而我呢？我常這樣自問，我究竟為了什麼而來此？沒有，所有的答案全是空白，也就是說，在當初，我毫無觀念，毫無意見，只是一點熱誠，或純粹是一種誰也說不清楚的「抽象意識」，然後呢？我毫無選擇機會地看到苦難的真相。¹⁷

只是一點熱誠，或純是一種說不清楚的「抽象意識」，讓他毫無選擇機會地看到苦難的真相，不在父母身旁，他只能接受這一切無奈。曾經憤怒、嚎哭、悲鳴、咽泣……。最後，十多年過去了，他徹悟黑夜永遠消失不了。但，他也知道，太陽一定會從東邊爬出。他在日記中寫下：「受苦的經驗如果不能換來生命的昇華，這苦就受得很可笑了！」¹⁸，就是這股堅毅的信念，使他真的用十五年的黑牢拘禁歲月，他刻苦自勵、飽讀詩書，努力追求智慧、追求真理。最後終於建構一套任誰也奪取不了的「患難知識」，並因此得以進駐文學殿堂。

如果我不把自己訓練成作家，則我將會有其他的收穫嗎？十四年前，我初進牢房時，惶怖的心情還深深侵擾著我，但同房年長的難友卻以懇切口吻說：你有的是我們所沒有的本錢，那就是年輕，二十歲，還沒踏上人生正路的年齡，就算判你十年，十五年，又如何？你的本錢可以保證你一定

¹⁷鍾肇政，〈情摯書簡〉，《鍾肇政全集〈五〉》（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2 年 11 月），頁 286。

¹⁸同註 13，頁 38。

贏，你肯賭嗎？押了，你就穩贏，不押，你就會把本錢揮霍掉，結果你就會變得一無所有。是這番話，把我推進書堆裡去的。十年過了，我還在文學的路上踽踽獨行！¹⁹

雖說彼時他還在文學的路上踽踽獨行，但那顆因文學而發光發熱的心卻從不萎縮反而益見茁壯，他的人永遠充滿精力而虎虎生風，許多患難牢友百思不得其解，常用奇怪的口吻問他：

你何以坐了這麼久的牢，而還如此生氣盎然，毫無沮喪之意呢？通常的，我總是淡淡地回答說：「信念。一種不甘被擊垮的信念，一種我必需比原來更好地走出獄的信念；一種試圖要證明監獄關不垮人的信念。」²⁰

陳素卿的碩士論文《監禁環境的人格研究－以監獄文學為例》中以施明德《囚室之春》和呂昱《獄中日記》為考察素材。下面引文是陳素卿對《獄中日記》的研究成果，

在獄中的囚禁越是痛苦，苦難越深，他們的理想就越發堅定。甚至在獄中孵育出影響一生的「與逆境共處」哲學。……。呂昱的「患難知識」，監禁環境的困頓與囚禁人格的錘鍊，讓他們的堅持和信仰顯得格外有意義。……由於這樣的堅持，隔著遙遠的時空，不管生存在哪一塊土地上，生活在哪一個國家裡，我們依然可以在監禁環境中找到政治犯隔海呼應、千古映照的人格典型。²¹

¹⁹同註 13，頁 146。

²⁰同註 13，頁 422。

²¹同註 16，頁 95。

從陳素卿的研究中可以知道，政治犯本著自身追求理想的原則，即使遭到政治黑獄的慘烈壓縮，仍能保有其精神的意志力，同時更因此提升他磨難的監禁意義，而這種特徵普遍映現在全世界同樣經歷的政治犯身上，這種人格現象陳素卿稱之為「政治犯的人格原型」。鍾肇政在文章中對於呂建興曾有以下的文字描繪：

看他的稿——有小說，亦有評論，我震驚於他還是個少不更事的年齡即身繫囹圄，居然能在黑牢中培養出那種文筆與識見，因而在信中問過他何以能如此。他回答說：「因我會活得比他們更久」。²²

呂建興素來熱愛文藝，即使經過十五年的監禁改造，受到無盡的凌辱和折磨，但愛文學的心卻愈發燦爛。在 1984 年 2 月重獲自由之後，他毫不遲疑，摩拳擦掌，投入文壇。除了發表作品之外，也參與文學事務與文學活動，即如鍾肇政所形容的：「到處引起呂昱旋風」²³。

三、政治受難者的圖像

因長期關押的受難歷程，蘊育了呂建興悲苦人生的文學情懷，他將這份情思譜出人間大地的悲歡離合，《婚約》的六篇故事，均是呂建興秉持這種理念之下所作。而且，這六篇小說均屬監獄文學²⁴，正因為書寫空間具有其特殊性和時代性，因此筆者認為，這些小說的思想內涵及塑造的人物必定有其可觀之處。也就是說，在青青年少，即陷落十五載的政治冤獄後，國民黨政府對於這些精英政治犯，都是透過一套思想改造的程序，經過這種強制的人格改造後，所映現出來的文學作品是否有其特殊之處？是否在字裡行間可窺伺其靈魂深處？雖說，小說乃一「虛構的故事」²⁵，但，每每經過作家處心積慮所塑造出來的人物必定有其深

²²鍾肇政，〈一顆堅毅靈魂的成長歷程——序呂昱《獄中日記》〉，《獄中日記》，頁 1。

²³同註 7，頁 6。

²⁴「監獄文學定義，有入獄經驗者的文學作品為考察對象；而文本擇取與分析，則包含獄中創作所有的文學作品，及作家出獄後書寫獄中經驗的文學作品為討論之文本。」參見黃文成，〈前言〉，《關不住的繆思——台灣監獄文學縱橫論》（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8 年），頁 1。

²⁵方祖燊，《小說結構》（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 12。

刻義涵。所以筆者將透過作者塑造的人物以及建置的主題作為析論對象，透過這些人物的特徵，再繪出一幅幅的政治受難者圖像，不僅深入了解作者的文學美學表現，也梳理出呂建興在文章中隱鍵之意識型態，以期達到研究的預期效果。

《婚約》共收輯〈午后的陣雨〉、〈畫像裡的祝福〉、〈故鄉的太陽下一風沙列嶼系列故事〉、〈西風幾時來〉、〈家〉、〈婚約〉等六篇小說。〈故鄉的太陽下一風沙列嶼系列故事〉曾刊登在 1982 年 2 月第七十五期的《台灣文藝》，是最早發表的作品；〈家〉則發表於 1984 年 7 月的二卷二期的《文季》；其他五篇則陸續發表在《台灣文藝》²⁶。本文將擇取〈午后的陣雨〉、〈畫像裡的祝福〉、〈家〉三篇，作為研究文本，將呂建興描繪的「政治受難者的圖像」一一浮現出來。

（一）〈午后的陣雨〉

「勞基法」在 1984 年 7 月 30 日頒佈實行，到今天，大家對「勞基法」早已耳熟能詳。呂建興完成這篇作品的時間是 1981 年 4 月 24 日，他將故事的背景放在經濟起飛後，但尚未頒佈實行「勞基法」的台灣。作者將「勞資不對等」的主題內鍵在故事脈絡中，並直指「人權」遭受踐踏的事實。代表正義一方的主角吳依文，挺身而出，為公務受傷的短期雇工努力爭取賠償金，卻慘遭身為老同學的雇主葉明德冷峻拒絕，吳依文雖是滿腔憤恨，但最終也只能擲冠去職而毫無對策。

約莫 1970 年代起，台灣社會也形成了大眾消費的型態，各行各業無不卯足勁賺取大把大把的金錢，跨國的貿易商務即是彼時利潤甚高的一種。

葉明德就捏弄他那鷹勾鼻細數著：「日本人來也不外就是找女人、洗溫泉，帶他們到礁溪住幾夜，個個笑咪咪。」葉明德得意地狂笑起來。²⁷

²⁶ 同註 8，頁 19。

²⁷ 呂建興（筆名莘歌），〈午后的陣雨〉，《婚約》，頁 39。

吳依文與葉明德共創的這間貿易公司，以日本商人為貿易對象，所以，文章中也描寫日本人來台商務的醜陋樣貌。葉明德的貿易公司雖然獲利驚人，但任何舉措，卻完全以利益為考量。

老吳，你不能老是這麼想不開的。公司對短期雇工一向都是同等待遇。也不只單只我們公司這樣，全台灣，那裡不是這麼回事的。他們在公司工作的期間既短，等我們替他們辦妥保險手續，他擺擺手走了，難不成我們還得設個專人來照料他們？²⁸

70 年代，資本主義在台灣，可以說達到了高峰。經濟崛起後，更凸顯出勞資結構的不健全，那時善良的勞工，只要有工作，能夠全家溫飽，已感慶幸。何況彼時，台灣社會甚少有「勞工權益」的意識。勞工雖然為雇主創造了大筆金錢，但卻是沒有任何法律的保障。由此可見，一般公司行號，對於短期雇工，當然更罔視其應享的權利了。所以小說主角吳依文雖然義憤填胸，最終卻也只能徒呼負負罷了。

〈午后的陣雨〉，是對企業的無情，企業對勞動人的權利和尊嚴的賤視的抗議。²⁹

這是陳映真在序文中對這篇故事的看法。他點出了資本主義大軍入境之下，台灣工商社會已成了麻醉心靈的享樂主義，精神生活已離人們越來越遠，呈顯利慾薰心、人性扭曲的怪象。書中的老闆葉明德的心靈正在墮落、腐化之中，不僅沒有精神層面的深度，生命的意義是賺取更多的金錢，生活中也只有感官享受而已。由這個故事，我們也看到「人權」在台灣多麼衰微。其實在百年前，早有一

²⁸同註 27，頁 44。

²⁹同註 9，頁 11。

批民主啟蒙者為台灣奮力爭取「人權」的事蹟，他們展現極其不凡的人格特徵，這些名單在歷史洪流中永遠閃耀其風骨。

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三人都是請願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並分別發表不少相關作品，這些作品普遍反映當時啟蒙運動成員入監服刑的共同心聲，……針對其內涵加以綜合探討，這五點是：刻劃家國大愛與昂然不屈的鬥志、描寫同志情誼與民心支持、批判日本強權與媚日者之醜態、記錄獄中生活、抒發小我親情。³⁰

從這篇專論可以印證從古到今，只要強權壓境，絕對有人不惜以肉身抵抗，這全是為了爭取人權，這種屢遭刑侮的鬥士反更彰顯人性之可貴。檢視呂建興的作品，亦可發現，他在人格展現上具有同質性，

我沒有鄉愁，因為我一直住在這個島上，而且跟島上的人、島上的土緊密相連。我沒有漂泊感，因為我在獄中，而繫獄的原因使我踏踏實實地和台灣的苦難緊密相連！³¹

集權政府以最嚴厲的手段處分不聽話的政治犯，透過極不人道的手法矯正他們思想上的異端，但改造的成果卻不是這些劊子手可以控制的，反而有些秀異分子更強化了他的理念。呂建興透過小說，控訴強權集團霸凌悲弱的小老百姓；在他的《獄中日記》中，也看到了他對家國的大愛，這些就是呂建興堅持的淑世懷抱與悲苦人生的文學情懷。

在那個鮭魚難以溯溪返鄉、遊子無法重回家園的苦悶年代，台灣的人權狀

³⁰廖振富，〈日治時期台灣「監獄文學」探析——以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治警事件」相關作品為例〉，《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學論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2003年），頁136。

³¹同註13，頁416。

況對內是一種精神折磨，對外更是一種國際恥辱。台灣人固然因為經濟起飛而充滿自豪，但卻始終無法在基本人權方面抬頭挺胸，那種人性深層壓抑與劇烈掙扎……。³²

在政治高壓的 60、70 年代，勞工可說是最被漠視的弱勢團體，因為威權體制之下，所謂的勞工組織也都是偏向資方。

一九六〇年代起，台灣經濟起飛，勞工的貢獻幾乎全被抹殺。詩人說：一將成名萬骨枯，現在則是：一寸經濟成長，就有一萬名勞工的孤兒寡婦，流落街頭，哀哀無告。軍人只要死在陣地，就有光榮；勞工死在職場，留給人的記憶不過是一聲慘叫，和冷冷的一句話：「他自己不小心！」³³

這是柏楊曾經奮力爭取人權的一段文字紀錄，人權鬥士走過的痕跡，就是見證台灣幾十年來的民主發展的艱辛歷程。因為人權就是民主的基因，沒有人權也就是沒有民主可言。呂建興在這則故事中植建的「人權訴求」，就是他被迫坐監十五年後，反而更堅毅的民主思想。

（二）〈畫像裡的祝福〉

〈畫像裡的祝福〉屬於政治迫害小說，以「我」第一人稱的自敘方式，寫出在白色恐怖的荒謬時代，「我」的公公因被誣陷而入冤獄。「我」看著律師拿的蓋著血紅大印的起訴書，起訴書上指控的罪行是，

公公於三十六年在上海就讀大學期間，曾參加非法組織，並且參與策動學潮，來台潛伏多年而不肯自首，經人檢舉，依法偵訊後提起公訴。³⁴

³²鄭聲，〈昔日黑名單 今日外交急先鋒〉，《共和國》雜誌第 14 期（台北：共和國雜誌社，2000 年 7 月。），頁 16。

³³柏楊，〈看不見的革命〉，《中國時報》02/04/28，頁 15。

³⁴呂建興（筆名莘歌），〈畫像裡的祝福〉，《婚約》，頁 70。

文中也述及，檢舉人一口咬定，公公在台灣結婚的那年，是在上海參加共產黨、參加暴動。這就是白色恐怖時期，只要有人檢舉，便能隨便扣押人的模式。經過「我」的先生志平，他鋥而不捨地奔走，終於把可以證明公公清白，三十多年前的反證給挖了出來。即一本 1945 年時的畢業同學錄、一份抵台任教的工作證明、一張教育部核發的畢業證書。但這些「鐵證」，卻沒有得到法庭的採信。律師送來判決書時，得知公公被判決十二年徒刑，律師甚至還說道：

幸好有那些反證，否則你父親根本沒有活下來的機會，政治案件的官司難打唷！³⁵

經過七年，家人計劃替老公公提出假釋申請，但公公卻不答應，告訴他們要「忍耐」，不希望子女去找不必要的麻煩。「我」告訴志平：「我們是要依法提出假釋的申請啊！」³⁶

問題就在這裡了。依法，依什麼法？法在那裡？人家關了三十幾年的老囚犯也才放了兩批九個人。爸爸說綠島還有十多位關了三十幾年的老人，那些人不放，輪得到他這種才坐了七年牢的人嗎？其他十幾年、二十幾年的人又怎麼辦？當初審判的時候可以無視於法律的公正性，千辛萬苦找出來的證據都可以不加採信，現在我們又憑那一條法律去叫他們放人？³⁷

公公因為體貼比他早入獄的老獄友尚未釋放，因此，執意不願家人替他提出假釋申請。所謂「白色恐怖」就是命令重於法律，法律勝於憲法，任何人可能因

³⁵同註 34，頁 71。

³⁶同註 34，頁 74。

³⁷同註 34，頁 74。

為一件無心的小事，而被羅織入獄³⁸。情治單位為了建功和獎金，經常使用的手段，就是「匪諜」與「臺獨」這兩項犯罪名目。例如 1952 年 12 月的「鹿窟事件」受難者，大多數是當地純樸無辜的農民與礦工，許多人是在牢籠才知道甚麼是共產黨³⁹。許多政治犯遭受不當審判，他們都是遭受軍法審判，

一般平民所涉及的政治案件，移送軍法審判，實屬違憲；軍法審判採秘密方式，不對外公開，有戕害人權之事實；軍法審判結果，常是量刑過重；軍法審判採一審定案，政治犯者無上訴機會，更無司法救濟管道。⁴⁰

因此，引文所述「依法，依什麼法？法在那裡？」一語道破政治受難者與家族的無盡辛酸與悲涼。「戕害人權之事實」今天雖已攤開在陽光之下，但，

臺灣所發生的政治案件中，約有 2,000 人遭處決，8,000 人被判重刑，其中除了不到 900 人是真正共產地下黨黨員外，其餘 9,000 多人是冤案、錯案、假案的犧牲者。⁴¹

這些坐政治黑牢的無辜受刑人在國家機器的摧殘之下，即使能活著出獄，也不過是換了一個更大的黑牢罷了！因為國民黨霸權建置的情務系統，讓這些政治犯時時刻刻無不感受到特務的一雙眼睛。呂建興在《獄中日記》曾述及坐監時期，他在書寫文章時，是如何地小心翼翼，否則，一不小心就會被獄中所佈下的眼線抓到。

恐懼心理也是創作的大障礙。創作除了文學自限的制約之外，應該具有絕

³⁸侯坤宏，〈戰後臺灣白色恐怖論析〉，《國史館學術期刊》第十二期（2006 年 8 月），頁 181。

³⁹同註 38，頁 178。

⁴⁰同註 38，頁 190。

⁴¹同註 38，頁 187。

對的自由權利讓創作者充分發揮創作神思。這在監獄內，則幾乎是無法辦到的事！……寫成之後呢？你得設法藏好，然後設法送出去。因為你不可以落到管理員（思想警衛）的手中，否則，你就會被審查（或審判）。⁴²

這篇故事也刻劃了政治受難者家屬的險惡處境與痛苦心境，這些就是曾經撕裂台灣人民心口上的共同創傷記憶。故事最後，「我」靠著記憶畫出一幅具有「脫穎於苦難的神韻；勇於承擔挫折的氣質；安於冤屈的人性光澤」的公公畫像。雖是以「畫」點出公公的崇高人性，但所有的苦難卻仍如窗外的雨一直下個不停。

（三）〈家〉

〈家〉中，「我」是一位擔任律師快屆滿二十年的中年男子，家庭和樂，工作雖繁重擾人，但「我」亦能苦中作樂。「我」有一位軍官退伍後擔任保防工作的妹婿。有天，這個顧家的好妹婿，忽然提出，想要帶著台灣的家人，回到大陸老家並探望親人，他的心願是希望能再見到八十二歲的老母親、懂事後就不曾看過的兒子、以及他未曾謀面的孫子，其他還有自己的手足親兄弟等等。「回鄉探親」的想法，在妹妹心中，猶如投下一顆震撼彈，整個家庭亦將面臨潰散的危機。

「我」出面與妹婿溝通，希望能挽回他的心意。但，似乎很難改變他的想法，最後，我只得使出殺手鐮，要他在啟航之前，與妹妹辦妥離婚手續。否則，妹婿去了大陸不再回來台灣，或是回不了台灣，甚至是，回了台灣卻被逮捕而入獄。這麼一來，妹妹豈不是守活寡了嗎？聽到我強硬的措辭，妹婿竟說不出話來，

「事情已明明白白地擺著，你只有兩個選擇，這個家或那個家？」我誇張地攤開雙手，試圖加強我談這問題的無奈性。事到如此，多說無益。「你們，台灣人，很幸運。」他的臉慢慢地顯現忿怨的悵色，嘴角漾出絲絲苦笑。⁴³

⁴²同註 13，頁 425。

⁴³呂建興（筆名莘歌），〈家〉，《婚約》，頁 177。

國共內戰後，繼而分據一方，這個時代大悲劇，造成的傷痕既深又廣，實在難以癒合。那些手握槍桿的熱血青年，過了三十多年已漸入垂暮之年，但家鄉卻再也回不去。當時香港、美國、日本都是這些軍人轉信的中間站，或是偷偷地，從住在其他國家的至親好友那裡，輾轉捎來家鄉的消息。陳映真在序文中，對這個「妹婿」也有以下的析論，

這樣的乍看是「瘋狂」的思想，幹過保防官的妹婿卻是嚴肅認真的。他要回大陸，是出於親情、出於倫常、出於義理。他要再回台灣來，也是出於他把台灣當成自己的家園，台灣的家小早已成為他骨血的一部分。他的理直氣壯，在和妻舅反覆辯難中，逐漸顯露出這樣的事實：瘋狂的不再是妹婿；瘋狂的，其實是阻隔親人相會的禁忌！⁴⁴

國民黨當初還立下「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以嚴峻的法條禁止軍人回到大陸。小說中的妹婿原是軍官，退役後，就轉業到國營企業公司擔任保防的工作。妹婿也深知，去了大陸再回來，一定會被判罪。回不回老鄉似乎都是最無奈的悲劇。

「我母親八十二歲了，日薄西山；我兒子，懂事以來就沒見過我這當父親的；還有我的兄弟，我的孫子，三十幾年了！換成是你，你會怎麼做？」他長長噓了一口氣。「能回去而不回去，我算是個人嗎？」我習慣性地摸摸口袋，才發覺忘了將車上的香煙帶在身上。「我愛現在這個家，愛麗君，愛我們的孩子，可是這一切都不足以做為我不回去的藉口。……。三十多年來，我不曾盡到做兒子的一點責任，在她晚年，我總可以討她一點歡心吧！」我和他之間突然陷落到沉寂中。良久，良久，他才又問我：「大哥，

⁴⁴同註9，頁15。

我這樣做錯了嗎？」⁴⁵

妹婿的一句：「大哥，我這樣做錯了嗎？」這句話，道盡老兵的無限哀傷，他們對於親情以及家鄉的濃烈渴望，那份有家歸不得的鄉愁，這些數不清的人倫悲劇輪番上演著。但，在那個仍充滿肅殺之氣的年代，任何人只要被抓到與大陸的親人聯繫，就會被判處「匪諜罪」。陳映真對於分離數十年之後，卻無能相聚，他沉痛的說出：

親人相見相聚，原是再顯明不過的合理。但三十年人為政治阻隔，使骨肉離散不通音問。三十年後，曾幾何時，想要突破人為的籬藩，和骨肉親人團聚的合理性，卻顛倒成為不合理，而引起尖銳的驚訝、斥責、勸阻。⁴⁶

當初頂著一髮青絲，憑著一股赤誠，跟隨蔣委員長喊著「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時空衍異，這些少小離家，而今卻白髮蒼蒼仍苦於「老大不能回」的哀嘆，那股澎湃洶湧的回鄉思潮，卻怎麼也按捺不住。「落葉歸根」不過是他們唯一的心願，妹婿的苦楚，「我」能體會，但妹婿一句「我這樣做錯了嗎？」，直讓「我」啞口無言。

我不敢抬起頭看他，只是舉起手掩飾性地捏捏自己的下顎，什麼也沒說。走出咖啡室，太陽已偏西。馬路上汽車大排長龍，喇叭聲此起彼落。我茫然地走向我的汽車。今晚我必須喝個酩酊大醉。明天！明天再說吧！⁴⁷

最終，「我」卻只能喝個酩酊大醉，所有的事「明天！明天再說吧！」。呂建興將滿街的車水馬龍鋪排在最後的場景，這也暗喻著，時間之流，亦如這充滿此

⁴⁵同註 43，頁 178。

⁴⁶同註 9，頁 15。

⁴⁷同註 43，頁 178。

起彼落喇叭聲的車流，而人聲湮滅了。「人」就是這麼渺小，即使參與具有時代性的事蹟，但最終，仍將寂寂地沒入時間的長河中，這就是生命的酸楚與真相。

莘歌不但塑造了「妹婿」這樣極為平凡又極為不凡的人物；塑造了一個站在理字上，反撥三十年思想和良心的禁忌，安靜卻勇敢地質問於大禁大忌的，鮮活的人物。這樣的一個人物，更因為不是一個自來批評現狀的人，而是一個自來忠於體制的保防人員，而益增強大的人間迫力。⁴⁸

陳映真非常讚賞這篇作品，他稱美呂建興「在當代小說題材的自由化，衝破思想和想像的禁區，有重大的意義和貢獻」⁴⁹。在「保密防諜」的肅殺時期，深喉低調總是保護自己，維護家人，最好的法寶。十九歲即倉皇入獄的呂建興，最懂這個道理。《婚約》這本小說的六篇故事，創作時間是從 1981 年到 1983 年間，距離 1987 年的解除戒嚴，仍有 3、4 年的時間。因此，在鋪排文章的策略上，他更是小心翼翼。這個故事，他不直寫國民黨三十多年來，奉行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三不政策；反而是，他從一個想回卻難回鄉的平凡人物著手，敘寫他身為人子卻無法盡孝道的苦境，而這種回不了家鄉的創傷，就是台灣老兵的共同記憶。

在 1987 年 10 月，因為一群退伍軍人長久的努力，終於讓國民黨政府開放大陸探親，離家近四十年的老官兵，終於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到故鄉。這些滿頭華髮的老兵，終於可以安心踏上歸途，找尋散落在大陸的親屬。

四、小結

本文以 60、70 年代，仍壟罩在白色恐怖的台灣社會為經，再透過解構〈午后的陣雨〉、〈畫像裡的祝福〉、與〈家〉中的敘述架構與主題命意為緯，經由這些人物的特徵與主題的內涵，可看到，書中人物遭難的特定歷史時間與空間裡，

⁴⁸同註 9，頁 15。

⁴⁹同註 9，頁 16。

雋刻無數國族共同傷痕的記憶；也開啟了呂建興在文章中隱鍵之抗議意識與人道關懷，朗現了他對「現實世界的種種錯謬」之深刻反思與控訴。呂建興之所以在文章中內植「人權訴求」、「白色恐怖」以及「老兵歸鄉」這三大議題，此乃緣於，他對國民黨政府徹底失望、對資本主義的反感以及他堅持著一股淑世懷抱與悲苦人生的文學情懷。他的文學表現是他個人生命的體悟，也是他對理想的實踐。但他的創作內容，不單只是涉及台灣政治事件而已，同時，對於台灣人的共同意識與共同創傷亦有其歷史與社會的深層意義。失去自由，讓生命發生質變的痛苦經驗，更激勵他以此文脈和曾經遭受政治磨難的台灣人連上血脈，所以，他的作品也是反映「基本人權」的政治小說。這些嚴肅意義，都是來自於他的文學理念：

在人類歷史所反射的，那裡有壓迫，有暴政，那裡就會開出荷蓮般高潔的文學之花。文學永遠是壓迫者的公敵，永遠是暴政下主要的犧牲者。每一顆堅毅的文學心靈從來也不會讓獨裁者和極權者失望。一次壓迫會換來一次反抗，一次反抗就撒一次文學種子。文學會在最黑暗，最艱辛的處境下，以其自身的養分暗暗地滋潤而長活下去。監獄、集中營、勞改營的鐵柵欄擋不了文學所散發的光熱。⁵⁰

這段文字出自呂建興，在出獄八個月後，隨即出版的文學評論集《在分裂的年代裏》，透過他的藝術表現，的確展現了不朽的文學精神。在困厄的環境中熬過漫漫歲月，他的文學種子衝破堅實的黑牢，終使他的文學之花開在文學的殿堂中。「文學」，將呂建興從崩潰的邊緣拉回現實世界，成為他向學、向上的救贖力量。呂建興透過文學的實踐，提高自我存在的意義。這種個人精神的超越，在人類的政治受難史中，絕對具有重要的生命意義。

⁵⁰同註 12，頁 45。

參考文獻

一、專書

方祖桑，《小說結構》（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

呂建興（筆名莘歌），《婚約》（台北：蘭亭書店，1984 年）。

呂建興（筆名呂昱），《在分裂的年代裡》（台北：蘭亭書店，1984 年）。

呂建興（筆名呂昱），《獄中日記》（台北：南方叢書出版社，1988 年）。

李喬，〈另一種期待——代序〉《婚約》（台北：蘭亭書店，1984 年）。

林樹枝，《出土政治冤案》（出版者不詳，1992 年）。

姚嘉文，《台灣七色記》（台北：自立晚報，1987 年 5 月）。

許南村（另筆名陳映真），〈試著放心下來——代序〉《婚約》（台北：蘭亭書店，1984 年）。

黃文成，《關不住的繆思——台灣監獄文學縱橫論》（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8 年）。

鍾肇政，〈再創奇蹟——獻給莘歌處女集「婚約」〉《婚約》（台北：蘭亭書店，1984 年）。

鍾肇政，《情摯書簡》鍾肇政全集〈五〉（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2 年 11 月）。

鍾肇政，〈一顆堅毅靈魂的成長歷程——序呂昱《獄中日記》〉《獄中日記》（台北：南方叢書出版社，1988 年）。

二、論文

單篇論文

廖振富，〈日治時期台灣「監獄文學」探析——以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治警事件」相關作品為例〉《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學論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2003 年）。

學位論文

王建國，《百年牢騷：台灣政治監獄文學研究》，（成功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6 年）。

黃文成，《受刑與書寫——台灣監獄文學考察（1895--2005）》，（文化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 2006）。

陳素卿，《監禁環境的人格研究——以監獄文學為例》，（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三、報章期刊

柏楊，〈看不見的革命〉，《中國時報》（2002年4月28日，第十五版）。

侯坤宏，〈戰後臺灣白色恐怖論析〉，《國史館學術期刊》第十二期（2006年8月31日，頁181）。

鄭聲，〈昔日黑名單 今日外交急先鋒〉，《共和國》雜誌第14期（台北：共和國雜誌社，2000年7月）。

荒誕、詭譎與追尋

——以成英姝《人間異色之胡亂推理事件簿》為例

蕭竹君ⁱ

摘要

本文主要以資本主義及陽具文化此兩個文化機制下，探析成英姝書寫的環境以及其《人間異色之感官胡亂推理事件簿》（九歌，2010）一書中的人物性格如何受到宰制為研究的主題。面對資本主義下的社會，人如何從其孤獨感中尋求自我的可能，以及在一個陽具文化的大敘事裡，探析《人間異色》一書中的人物背景如何被控制而展演出其心理性格。

關鍵字：成英姝、荒誕、詭譎、人間異色之感官胡亂推理事件簿、陽具

ⁱ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文學組。

我只是反璞歸真，感到的，
也只是早晨醒來時沒有那麼深的計算和迷茫。
——三毛《傾城》

一、前言：文化真有那麼深的計算和迷茫

本文主要以資本主義及陽具文化此兩個文化機制下，探析成英姝書寫的環境以及其《人間異色之感官胡亂推理事件簿》（九歌，2010）一書中的人物性格如何受到宰制為研究的主題。面對資本主義下的社會，人如何從其孤獨感中尋求自我的可能，以及在一個陽具文化的大敘事裡，探析《人間異色》一書中的人物背景如何被控制而展演出其心理性格。

成英姝（1968 年- ），於 1999 年以《無伴奏安眠曲》獲得第三屆時報文學百萬小說獎首獎（推理小說類），並且獲選為文建會二〇〇〇年十大文學人。成英姝的小說創作手法以荒謬的劇場風格為主，並且輔以幽默、諷刺、懸疑的說故事書寫技巧，側面而不直接的方式來寫社會、性別以及身份與存在的問題，因此，獲得「黑色小說女王」之稱號。而成英姝對於自己早期小說寫作的手法也有一套定論：

我早期的小說，所持的態度皆抱著人生是荒謬而滑稽的，生命是殘酷的玩笑，人類是上帝眼中的小丑。我並不覺得這又怎樣，我既沒興趣歌頌愛情和喜悅這種不存在的東西，也看不出人世有什麼美和豐盛。¹

雖成英姝坦言自身對於早期的小說是充滿著荒謬與滑稽，並且以較為負面的筆法寫出自身的人生觀與社會觀。但是，相較於 2010 年所出版的《人間異色之感官胡亂推理事件簿》而言，雖然亦也是充滿嘲諷與戲謔性的文筆，但是，卻以不如

¹ 成英姝，〈後記〉，《人間異色之感官胡亂推理事件簿》，台北：九歌出版社，2010 年 2 月，頁 264。

過往所創作的小說般，對人生有所鄙棄、極端的嘲諷口吻以及充滿事不關己的冷漠，而是開始探究人之生而為人的存在性與追尋自我本質的正當性，以表達生命本身是在恐怖紛亂與迷惘徬徨中盛開的美麗花朵，痛苦，但是燦爛絕美。²

1946年由法國電影評論家 Nino Frank 曾提出一辭彙「黑色偵探電影」(film noir)，一開始是被用來指稱美國某些特殊類型的偵探電影，並且訴說人們如何藉由影像的再現，來反映全球性的壓抑不安和迫害妄想症，因此這類電影多半表現出一種黑暗、悲觀的面向，最明顯的是在對視覺語碼 (visual code) 的操弄上。³若將法國電影評論家 Nino Frank 的「黑色偵探電影」的定義延伸出一「黑色偵探文學」來探看成英姝的《人間異色之感官胡亂推理事件簿》一書，以透過成英姝藉由文字的拐彎抹角所呈現的怪誕與幽默手法，以藉由藝術 (寫作) 來指控社會——再現出在一個資本主義的文化機制下，來反映人們在社會的宰制中其內心的孤獨、幽閉與張狂，亦也再現出在父權文化引領的社會下，人們如何受到陽具文化的大敘事裡，所呈現隱隱的心理性格。

二、億懶賴活、找尋自我本質

在資本主義發達的社會底下，都市化的快速發展，功利主義亦也蠶食鯨吞著整個社會與人們內心的展演。在這樣的社會結構裡，人以自我為主，而人與人之間自然產生相當的隔閡，因此對自身所接觸的環境與社會，甚或是面對的人群與內心自我產生質疑與拉扯。物質社會的糜爛、人們精神的空虛，這個城市太荒謬，這個世界太自以為是，以至於對整個環境與自我充滿著問號懷疑而顯得滑稽，因此成英姝運用遊戲的筆法來當讀者的領航員，帶領讀者如何遊戲、如何找尋。

(一) 與理性社會的對話與拉扯

² 成英姝，〈後記〉，《人間異色之感官胡亂推理事件簿》，台北：九歌出版社，2010年2月，頁264-265。

³ 廖炳惠，《關鍵詞200》，台北：麥田出版，2003年9月，頁109。

孤獨是這城市真正的怪獸。……

我以為我寫的是她寂寞的心靈，但是其實什麼也不是……只不過是她剝落的指甲碎片。⁴

成英姝運用乾淨而不拖泥帶水的將社會以至於人心直率的曝露展現出來，寫盡了荒謬，更寫活了嘲諷，在這場「鬧劇」底下卻幽幽暗藏了黑暗與沮喪。因此在成英姝的作品裡頭，常常藉由遊戲與輕鬆的筆法來與這個「理性社會」對話，並且互相拉扯，因此筆下的人物性格都常常有了游走與掙扎在理性社會所給予的孤獨、寂寞…等中，而轉向逃避、反抗與質疑並且否定自身及自身面前的世界／視界。

他所鄙夷的，也不過是他自己可笑的人生，而這可笑是建立在他自己的邏輯上，旁人沒什麼好置喙，不管是贊同他人生的可笑而真的發笑或是憐憫，抑或駁斥他人生放在可笑這個辭彙底下的合法性，都毫無意義，他既不會因之感覺找到知音，也不會與之辯論，無論從那個角度來看，人都只不過是每時每刻活在 to be or not to be 上面，to be 什麼？死或者活意思相同。死，活，或者好死不如賴活。⁵

透過作家 K 的內心獨白是打從對社會的無感甚或是失望而至無語，不僅僅呈現出了自身精神上的空虛甚而是死亡。啊！人生真是虛無，到底何事有意義？⁶因此在一個充滿理性秩序的社會底下，人物藉由最不孤獨的方式與他人／社會環境

⁴ 莊宜文，〈成英姝：城市太荒謬，公主難成眠〉，《文訊雜誌》，138 期，1997 年 3 月，頁 30。

⁵ 成英姝，《人間異色之感官胡亂推理事件簿》，台北：九歌出版社，2010 年 2 月，頁 40。

⁶ 成英姝，〈後記〉，《人間異色之感官胡亂推理事件簿》，台北：九歌出版社，2010 年 2 月，頁 261。

對話、生活與被囚禁而不自知，但是卻用最孤獨的方式面對自我內心並與之探聽，無人能從任何一邊境參與。運用哈姆雷特（Hamlet）的經典名句「to be or not to be」以其內心獨白大聲控訴出現實的異相、虛偽的人世、對所謂合法性的質疑與衝破，是好死？還是憊懶賴活著？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對人生的鄙夷是如此的強烈！

成英姝的文字組合從表面上看似為一遊戲的架構，但如此寫作技法卻是成英姝作品中可以透見另類的人生表象與層理，並且間接又乾淨的對所謂真實、理性、最為穩固的社會體制的秩序，透過大量的嘲諷與質疑給予否定的一種反向敘事方式，將最為黑暗的、幽默的交附給予讀者，並由讀者本身去揭示真相以達到目的或尋找其他可能。因此成英姝在接受《文訊》雜誌訪談時即曾提到：

我寫作的出發點就是去思考人的存在，我喜歡寫自由度和本質的問題。人常常要面臨許多懷疑，除了生活方式的不自由外，思考模式和價值觀的形成都不是個人可以控制的。人可能天生存在一種本質，可是在還沒弄清楚前就被外在環境塑造了，兩者間往往是相互矛盾衝突的，所以常覺得活得很痛苦，我希望在作品中提供大家去思考這個東西，和怎麼去找回自己的本質。⁷

為提供本質與外在環境的矛盾掙扎時，成英姝藉由戲謔與嘲諷的手法給予讀者一個圖像，讓讀者本身去觀察、透析與摸索出自己「天生」的本質，而非經由外在環境的「基因改良」所得到的假象，以簡單的故事陳述手法，來提供讀者一個想像的空間與不簡單的抽象邏輯思考。就如同《人間異色》一書中教授所言及所疑問：

⁷ 莊宜文，〈成英姝：城市太荒謬，公主難成眠〉，《文訊雜誌》，138期，1997年3月，頁29。

可不可告人並非依照他人——也就是世俗的認定，世俗的道德判定下所謂的不可告人是罪惡的、醜惡的事情，但是每個人有自己認為不可告人之事，未必在此標準下，相反的，世人覺得淫邪的事，自己視為聖潔，或者自覺汙穢的事，世人根本不介意，這不也是很常見的嗎？⁸

若將所謂世俗的認定視為一個外在環境的框架，而這個框架（可能是被認定為最高標準、正確、理性的社會）理所當然的「制約」著以內的人們與思想（透過媒體與教育的力量），如此基因改良後的思維與邏輯相對的也蒙蔽了自我天生的本質。但在這個框架中也仍有例外，就如《人間異色》一書中的萊德與火山這兩個鮮明的角色，他們並無因為這個大型的框架而直接侷限住其樂活的反骨性格，反而以最自我的獨特生活模式加以對抗這個大框架，成英姝運用這樣的兩組對照，來讓讀者自己去判定、思考與尋找其自我本質的可能以及理性社會的質疑！

（二）生命可能是一場玩笑

對於成英姝筆下的人物作一歸納，《人間異色》中的人物對自己的生命觀都有著不同的想法並且以自己認為最「暢快」的方式過自己的人生，更顯得其每個人物在同一個故事裡都還有自己的一個故事在展演著。成英姝運用一貫的詼諧以及諷刺的黑色幽默筆法，來控訴並且質疑這個道德觀以及人生觀失序的一個社會。王浩威於〈擺盪在冷漠和嘲謔之間〉一文中便即提到成英姝荒謬的寫作一切：

⁸ 成英姝，《人間異色之感官胡亂推理事件簿》，台北：九歌出版社，2010年2月，頁224。

她是當今創作者中，極其罕見的已經擺脫或快擺脫『沉重』的文字書寫者…
成英妹所呈現的是天生無所期待的冷漠與嘲諷。一切都太清楚了，沒有所謂的受害人，沒有英雄，沒有正義和公理。⁹

若就台灣文學的書寫風格而言，成英妹的筆法的確不同於過往所認知的抵抗與反抗的「沉重」文學。但利用詼諧、諧擬以及嘲諷、荒謬鬧劇的方式來寫出小說情境及人物心理的面貌，就已不能夠算得上是「沉重」了嗎？如同小說人物作家 K 一般所言：

有關於追趕、追殺，與相對的躲避、遁逃，未必是實質上有什麼人、某件是扮演這角色，你們說的黑道、債主，世界上是有這麼樣的人，但我們未嘗不能把這是為一個隱喻。人在這世上，有誰敢站出來說自己沒有任何不想面對的事物？誰敢說自己都不恐懼，什麼都游刃有餘？越有人不想面對的，通常越是無時無刻不在逼近著人的，就因為那是如此壓倒性地逼視著、包圍著咱，勒著咱的脖子，所以才讓人有著那樣強烈的逃脫慾望。¹⁰

究竟什麼是為現代這社會人的沉重？就一個以資本主義為其首的社會而言，都市成長所帶來的已經不只是城鄉拉鋸以及貧富差距般的如此簡單，升學主義的高漲下被競爭壓力壓的氣喘吁吁的學生，亦或是商品化後的社會，人與人、家庭、社會的冷漠…種種，這些皆有可能相對的成為現代社會人的躲避、遁逃，甚至是心靈孤獨與掙扎。這樣的壓力不正逼近著我們，更直接以強壓性的方式成為人們的

⁹ 王浩威，〈擺盪在冷漠和嘲諷之間〉，《聯合報》，第 47 版，1997 年 11 月 17 日。

¹⁰ 成英妹，《人間異色之感官胡亂推理事件簿》，台北：九歌出版社，2010 年 2 月，頁 185。

外衣，而這樣以荒謬、嘲諷的筆觸是為變相的「反抗」書寫，書寫出了資本主義與都市下的逃脫慾望，相對的，人們不正也死亡於這種精神性下！

另外，成英姝曾言：「人類這種可悲的動物還真需要這種道德觀和社會規則呀！」她的語氣帶著嘲諷。¹¹就如同書中人物的萊德與火山，完全不尊崇社會的規範，他們的生活對所謂的「道德社會」而言是個極為失序的典型，並且為成英姝揶揄的筆下對那群可悲的人類所創造出的人物性格。自視為海角七號政治正確的紀錄片工作者，將以拍攝的紀錄片冠上成為理所當然並且認為背負著紀錄「台灣風情」的重要使命、以活出內心自我而放蕩不羈的生活，運用這樣人物特性適時的在書中展演，並且立馬降低閱讀者的沉重之感，隨著萊德與火山的所謂「政治正確」一同旅行。如同成英姝於後記所言：

每個焦慮著自己的存在感，生命實現的成就感，為了自己是否快樂，是否受人喜愛，是否被肯定，而在欣喜、失落、勇氣、恐懼、雀躍、憤怒、懷疑、滿足、不安間徘徊。如果「意義」這件是子虛烏有，那麼人的「本能」為何會有這種情緒？這種面對自己時每每油然而生的情緒？¹²

火山與萊德看似對社會與生活不重視也無想法，但其實卻為《人間異色》一書中看似是精神性死亡的兩人卻是最具有存在感的兩人，以自己的熱情過自己最想要的生活方式，沒有現代社會人情緒的大起大落，更不需要倚靠他人的觀感而放棄自我，因而憊懶的悠遊於社會的角落，藉此反諷著每個被社會鐐銬制伏與囚禁的每個人，也亦如成英姝所說：

¹¹ 成英姝在這裡所指涉的是道德與法律的規範，由眾人來約束大家的行為，但是基本上制定這項規則的人，也不見得多麼高尚，並言道：「像我們這種天生不會去傷害別人的人，卻要去遵循一些非常愚蠢的道德觀與社會規則，這不是很可笑嗎？」。參考自黃基淦，〈成英姝—遊刃於現實的撥弄〉，《卓越雜誌》，2001年4月，頁174。

¹² 成英姝，〈後記〉，《人間異色之感官胡亂推理事件簿》，台北：九歌出版社，2010年2月，頁264。

生命依舊可能是一場玩笑，生活依舊是殘酷而不如人意，人類依舊是愚笨、滑稽、自以為是的，上帝依舊被人類的痛苦與白癡逗的哈哈大笑，但那又怎樣？或許人很難自由，或許生命充滿掙扎，但隨是隨地可以換個角度，圖個自在，亂世風暴也好，小奸小惡也好，匹夫匹婦柴米油鹽的煩惱也好，愛或恨的漩渦捲上一遭也好，這不就是人生？回頭一望，自己都不得不搖頭嘆服，這就是人生啊！庸人也每個都相信自己是獨特的。¹³

成英妹運用看似輕鬆揶揄的筆法，寫出每個人被囚禁的困擾與動彈不得。而在這場依舊可能還是一場玩笑的生命裡，如萊德與火山般的生活／生存方式，其本能的意義也會不見得是一場子虛烏有，在獨特的存在中，即便充滿掙扎與兩難選擇，矯飾與張狂的人性，不正是社會現實脈動中而顯現的眾聲喧嘩！

三、陽具文化機制下的權力

「陽具」(the phallus)¹⁴ 其能指具有男性所建構的系統中最高的權力意志及慾望的象徵物，並且承襲著這種象徵使其延續被視為「男性中心」的構成，而成為整個人類生活中的文化機制最主要的力量。在精神分析學家拉岡(Jacques Marie-Emile Lacan, 1901-1981)的語言系統中，其孩童所受的語言教育便是開始建構自身及環境的重要依據，語言是進入父權社會的一條通道。進入了象徵組織，就即是接受陽具為父親法律的代表。¹⁵因此，人類社會的建構來自於一套有

¹³ 成英妹，〈後記〉，《人間異色之感官胡亂推理事件簿》，台北：九歌出版社，2010年2月，頁265。

¹⁴ The phallus 以及 The penis 皆都有指涉男性之生殖器意涵。The phallus 所指涉的是一種具有偶像崇拜及由男性生殖器所衍生出的像徵作用；然則 The penis 則是強調生物學意義上的性別及功用。

¹⁵ 托里·莫依(Toril Mori, 1953-)，陳潔詩譯，《性別／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台北：駱駝出版社，1995年，頁91。

系統並且具有理性思維的系譜漸而漸的進行，並且被視為是一種以男性為中心的模式。

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社會甚而是國家機器，其實正隱隱的控制著整個社會，藉由媒體的傳播／新聞的框架（news frameworks）¹⁶以及學校的教育力量這兩者之間的權力結構，企圖使觸角伸及至家庭以控制思想與話語，使其牢固父權社會底下的權力機制中所謂的「道德觀念」及「遊戲規則」。

（一）「教」、「授」與「陽具母親」（phallic mother）

於《人間異色》一書中，整個父權社會暗藏著所牽引的權力機制正悄悄的運行著，就教授而言，身為一個大學教授，運用教育的方式以規範學生，詮釋出師者的威權，即便學生的惡行不斷的提出抗議，仍擊垮不了師者的身份：

我感到困惑的是，師道的存在，究竟是因為老師這個身分本有的重要性，還是依據每個老師個人的品質和表現？倘若是後者，那個這社會應該不存在有身份這回事了，每個人都是靠自身的品質和能力來決定被對待的方式和態度，可這並非事實，也不可能是事實。不管怎樣，過去存在有不容質疑、不容挑釁的老師的威權。相形之下，你們現在真是幸福啊！……換言之，是老師的不幸。¹⁷

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教育是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運用教育的本質以灌輸（規範／控制）學生思想，並以單一制式觀念作為唯一解答以鞏固國家機器下的文化機制。《人間異色》一書中的教授其研究成果受國際上的認可，在學界亦

¹⁶新聞報導的事實出自眾多不同的預設組合，哪個事實被認為與一個故事有關，其實這決定於當事者所抱持的預設組合，這個組合即是「新聞框架」。節錄自 Peter Braham，唐維敏等譯，〈媒體如何報導種族〉，《文化、社會與媒體：批判性觀點》，台北：遠流出版社，1997年8月，頁394。

¹⁷ 成英妹，《人間異色之感官胡亂推理事件簿》，台北：九歌出版社，2010年2月，頁137。

受到相當的重視，社會進而牢固教授在教育界的地位及身為師者身份的不容忽視與質疑。因此，為鞏固師者的尊嚴及威權來反向觀察學生學習的動機及選擇老師上課的目的。另外，更同時擁有一個「陽具母親」(phallic mother)¹⁸，父親的過往，使母親同時背負著母親及父親兩種身分，但這隱形的父親卻常常跳出軀殼以控制母親及孩子的意識形態甚至是「家庭的平衡」。如此的陽具母親之「次等權力」掌握了家庭的所有，並甚而影響孩子對「假陽具」的依賴度與欽羨甚至是恐懼，孩子在以陽具代表的父親的法律（或閹割的恐嚇之下），失去的母親，從此對母親的慾望被壓抑，開啟了潛意識，進入象徵組織。¹⁹因此，當教授受著「父親的法規」的規範與控制時，也正式宣告自身「伊底帕斯情結」的心理焦慮：

作家 K 點頭說，「在您成長過程中想必母親扮演重要的角色，讓您認同母親這樣的原型的女人，但不是您的母親。而您的母親可能與您心目中母親的原型是有出入的，因此您愛戀年紀大的女人，而且是母親型的女人，但並非針對自己的母親。」K 眼睛半睜，似乎開始睡眠惺忪，搖晃著腦袋說。

「所以，並非是亂倫的想像，即使是亂倫也是夢幻的，與自己心目中的完美母親形象的亂倫。」²⁰

因為父親的意外早逝，母親對家庭的一肩撐起，對於教授而言母親的的確確扮演著一個重要的（父親／陽具）的角色，也「誤以為」的認同著這樣的「原型」

¹⁸ 忌妒著男性陽具的「母親」，便試圖模倣一個父親的所作所為，她所進行的是「父權壓制」(repression)：要求絕對服從，不聽任何異議。即便忌妒陽具，她們還是沒有「真的」陽具，於是，妄想成「跟男人一樣強」的女人，最後仍需臣服於更大的父權權威之下。參考自：<http://a09201988.pixnet.net/blog/category/1526771>

¹⁹ 托里·莫依 (Toril Mori, 1953-)，陳潔詩譯，《性別／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台北：駱駝出版社，1995 年，頁 90。

²⁰ 成英妹，《人間異色之感官胡亂推理事件簿》，台北：九歌出版社，2010 年 2 月，頁 241。

(archetypes)²¹。而作家 K 所言的母親，以結構主義的二元對立來探析，心目中的母親 V.S 「原型」的母親、母親 V.S 父親（權力／陽具），因此，依作家 K 的推演，被父親「閹割」後的教授，其被壓抑對母親的慾望正是那尚未被父親的象徵組織控制的母親，一個母親型的女人，另外，也正因為受到父親的閹割，使教授壓抑對母親的慾望，進而在思想上與完美的母親形象亂倫！而在榮格的心理學中提及了一個與父母親亂倫的概念：

與父母親亂倫的母題可能意味著，存在個人情結背後的母親原型或父親原型干擾了結合——平衡的一對陰陽元素，常以性愛意象來表現——的完成。²²

藉由原型（操弄著權力／陽具的隱形父親）底下，以及被象徵組織控制的母親，因此，在教授的個人情結背後（伊底帕斯情結／被父親閹割）在意念上與母親型的女人結合，透過成人影片中其女主角皆為中年婦女以平衡自身意慾，與視覺影像中浮現的母親型女人來完成潛意識中的慾望。

（二）傲慢（舉）或羞愧（不舉）

身為一個作家，以多方面的視角來審視社會，並且使之成為題材借以諷刺社會。由於在一個以男性文化引領的社會底下，相對的所凝望及窺視的自是男性筆下的產物，因此筆便成為男性的陽具²³，藉由寫作（語言）的模式延續一個父權

²¹ 原型 (archetypes)：其本身無法呈現，但它的作用可由意識裡的原型形象或原型意念看出來。原型是普遍的模式或母題，原自集體潛意識，也是宗教、神話、傳說以及童話故事的基本內容。它們會在個人的夢裡和視覺影像中浮現。引用自詹姆士·霍爾博士 (James A. Hall, M.D.)，廖婉如譯，《榮格解夢書：夢的理論與解析》，台北：心靈工坊文化，2006 年 5 月，頁 202。

²² 詹姆士·霍爾博士 (James A. Hall, M.D.)，廖婉如譯，《榮格解夢書：夢的理論與解析》，台北：心靈工坊文化，2006 年 5 月，頁 137。

²³ 雷諾瓦 (Pierre-Auguste Renoir, 1841-1919)，雷諾瓦的「筆刷即是陽具」之說成了著名的比喻，而當他得了關節炎無法執筆畫圖時，他則「利用我的老二」來畫，他的兒子及傳記作家將

社會的象徵，並且使自己「自以為是」的擁有陽具，成為隱喻上的父親，社會所給予的約定俗成，使作家透過媒體的宣傳（新書的發表／作家的頭銜）因而掌握了書寫的工具，漸而擁有其書寫（語言）的權力以及發言權。

於《人間異色》一書中，作家 K 雖具有一個顯彰的名氣，同時擁有「筆」（陽具）以書寫社會文化機制下的故事與人們，但是，這個表面下「隱喻的父親」只能帶給 K 世俗觀感的被崇拜、被想像，但若當整個被觀照的舞台轉換成為床鋪時，K 便不再被崇拜與想像，反而迎向他的是鄙夷的眼神及不屑的口吻。若就拉岡對 the penis 所言，是具有明顯的生理特徵，並且相較於人類身體的其他肢體，the penis 是一獨立於身體的器官，並且可以被分離而不影響整個身體：

它可以被傲慢的展示，或者被羞愧地隱匿起來；它可以是意志工具，或者似乎擁有著它自己的意志；它可以是恐懼、厭惡、讚美、嫉妒的對象……這種在預先注定的限度內進行變化的能力使它成為一個卓越的辯證者。²⁴

就陽具（the phallus）而言，因具有其意志，至使漸而控管社會體制與建構約定俗成的概念及生成，進而在一個無形的框架中，成為一個社會這中心規範；但就陽具（the penis）的本身來觀看男性生理特徵，藉由傲慢（舉）／羞愧（不舉）來顯示其動物性的表現。因此當作家 K 的不舉癱軟在酒家女夢雲的面前時：

這句話形容是「稀有的證詞之一，在世界歷史上幾乎沒有出現過，是將物質轉化為精神的奇蹟」，但他們所的是男性的性慾——而不是女性的身體——被化約為最高的藝術形式。（引自林達·尼德（Lynda Nead）作、洪宜人譯《女性裸體》，（The Female Nude）一書，遠流出版社，1995 年 5 月 16 日，頁 94。）以「筆刷就是陽具」象徵在傳統的父權文化底下，男性手執的筆刷便成為主導的發言權，另外更能神奇的轉向成為精神的寄託已托住父權的根基。

²⁴ 轉引自蘇家賢，《啟動慾望捕捉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碩士論文，2005 年，頁 31。原出處為瑪爾考姆·波微（Bowie Malcolm）著，《拉岡》，北京：崑崙出版社，1999 年，頁 140。

夢雲盯著，對於這玩意兒勃起能有多大的變化不怎麼抱期望，只不過是充血，又不是吹氣球。

K 一邊撫弄陰莖，一隻手則去摸夢雲的乳房。

不過，持續了一段時間，還是完全沒反應。²⁵

K 的動物性表現使其男性挫敗並且羞愧不已，面對夢雲嗤之以鼻的口吻以及前後態度的轉變，屆時否定了 K 的生理結構，更瓦解了 K 身為一個作家的陽具權力，正如同阿部定般將 K 的陽具閹割²⁶，而夢雲會有如此態度的轉變，以反向思考的模式來關照，在一個以陽具社會控制底下的性別文化，男性便被賦予的一定的位置，即連家庭的傳承也透過男性的宗法制度以獲得延續，藉以也將具有陽具的性別正式宣布擁有了話語權，如此的陽具崇拜（Phallic worship）也使社會的有意識或無意識具有對陽具妒羨的情結使其開始運作一個所謂的「象徵秩序」社會。

四、結語：「胡亂」的說，實在的去追尋

本文以成英姝的《人間異色之感官胡亂推理事件簿》中的兩個文化機制（資本主義及陽具文化）下，來探悉作品中的人物如何受到宰制，如何展現及撫平自我內在的心理性格與追尋自我可能。並且藉由成英姝的書寫技巧來反思社會真是失望／絕望，亦或是希望／企望，使之透現社會的表象與層裡。成英姝曾言：「人對自己的『存在』是會有感觸有疑問的，那麼，生命是不是該追求意義，它是不是個問題，有沒有答案，已非『生命只是偶然』就能搪塞過去的。」²⁷成英姝正

²⁵ 成英姝，《人間異色之感官胡亂推理事件簿》，台北：九歌出版社，2010年2月，頁25。

²⁶ 阿部定為日本電影《感官世界》中的女主角，改編自日本昭和時期真人實事案例，阿部定在與情人的交媾中將情人勒斃並且切割下情人的生殖器以證明情人永遠都將會在自己身邊。K 曾在旅遊的途中與夢雲談及至《感官世界》這部電影，藉使夢雲的身體對 K 有著悸動，並且胡亂的以為「自己就是阿部定」的伏筆。

²⁷ 成英姝，〈後記〉，《人間異色之感官胡亂推理事件簿》，台北：九歌出版社，2010年2月，頁264。

是藉由看似熟練但卻輕撫的撫過那些可能的性質，以透過「胡亂」的說故事方式，來讓讀者自身去感受存在的價值以及文化機制下的被鐐銬。

《人間異色之感官胡亂推理事件簿》的尖銳嘲諷、鮮明的人物性格，透過其作品的投射，在在是人對生命的態度是建立在「如何接受」、「如何找尋」其本能與自我。形而上的幻滅與虛無正是成英姝藉由故事中的人物來向讀者傾訴，以及讓讀者在成英姝所放射出來的訊息中，如何去面對這個被文化宰制的社會、感受自己活著的意義，以藉機讓自身在欣喜、失落、勇氣、恐懼、雀躍、憤怒、懷疑、滿足、不安間徘徊²⁸，因而在這個被壓抑的環境中，求得一個可以呼吸的空間及生命實現的成就感，正如成英姝所言：「表達生命本身是在恐怖紛亂與迷惘徬徨中盛開的美麗花朵，痛苦，但是燦爛絕美」。

²⁸成英姝，〈後記〉，《人間異色之感官胡亂推理事件簿》，台北：九歌出版社，2010年2月，頁264。

參考資料（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一）成英姝作品

- 1、成英姝，《人間異色之感官胡亂推理事件簿》，台北：九歌出版社，2010 年 2 月。

（二）專書

- 1、Peter Braham，唐維敏等譯，〈媒體如何報導種族〉，《文化、社會與媒體：批判性觀點》，台北：遠流出版社，1997 年 8 月，頁 394。
- 2、托里·莫依（Toril Mori，1953- ），陳潔詩譯，《性別／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台北：駱駝出版社，1995 年。
- 3、林達·尼德（Lynda Nead）、洪宜人譯，《女性裸體》（The Female Nude）一書，遠流出版社，1995 年 5 月 16 日。
- 4、詹姆士·霍爾博士（James A.Hall, M.D.），廖婉如譯，《榮格解夢書：夢的理論與解析》，台北：心靈工坊文化，2006 年 5 月，頁 137。
- 5、廖炳惠，《關鍵詞 200》，台北：麥田出版，2003 年 9 月。

（三）期刊與報章雜誌

- 1、王浩威，〈擺盪在冷漠和嘲謔之間〉，《聯合報》，第 47 版，1997 年 11 月 17 日。
- 2、莊宜文，〈成英姝：城市太荒謬，公主難成眠〉，《文訊雜誌》，138 期，1997 年 3 月。
- 3、黃基淦，〈成英姝—遊刃於現實的撥弄〉，《卓越雜誌》，2001 年 4 月。

（四）學位論文

- 1、蘇家賢，《啟動慾望捕捉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碩士論文，2005 年。

（五）網路資源

- 1、<http://a09201988.pixnet.net/blog/category/1526771>